

蕉風

月刊 339 期

338 期



今中多苦寒暑... 蕉風月刊... 338 期... 蕉風月刊... 338 期... 蕉風月刊... 338 期...

蕉風 月刊

Bul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三三九期 一九八一年 六月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72455, 572551, 572769

編輯人：姚拓 / 白垚 / 梅淑貞 / 紫一思

KDN 0437/81 * M.C.(P) 10/3/81 * ISSN 0126-6608

定價馬幣一元 □ \$1.00 senaskah



目錄

一九八一年 六月號 No. 339

小說

白虎記

4 湯婷婷著／蔡桐譯

父喪

40 梅淑貞

戲票

53 冰點

金黃之路

94 白船

散文

夢境

32 落葉

星月白鳥

34 張瑞星

大江東去

93 張樹林

詩

初嫁

35 張樹林

La Maîtresse

38 張媚兒

山林之夢

50 冬竹

鳥與森林

63 沈穿心

橋與落日

109

陳強華

沙之城市

112

陳強華

論 述

如何欣賞現代詩

75

謝川成

專 欄

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 ■ 人間集 ■

28

梅淑貞

C·K· 毛

■ 閒思錄 ■

46

黃潤岳

飛臨長城脚下

■ 百年專欄 ■

87

鄭百年

● 編輯室

風 訊 ● 風 聲

封面

趙少昂畫作



湯婷婷著
蔡桐譯

白虎記

當我們漢人少女聽大人講故事時，我們知道我們會沒出息，如果我們長大了只做人家的妻子或奴婢。我們其實可以成爲巾幗英雄、女劍士。一位女劍士可以爲了替家人報仇雪恨，而闖蕩江湖。也許，因爲女人曾經是那麼危險，而被人纏了足。在只有兩百年前，一個女人發明了白鶴拳。她的父親是在少林寺學過武的師父。她未發明白鶴拳之前，已是一位舞棍高手。一天早上，她在梳妝時，一隻白鶴落在窗外。她用棍戲弄牠，卻被牠用翼輕輕撥開。在驚奇之下，她飛出窗外，想要把白鶴弄下栖木，長棍卻被牠折成兩段。她知道此鶴具有神力，於是要求白鶴精授武於她，白鶴大叫一聲，答應收她爲徒。今天的白鶴拳師在打拳時也模仿這種叫聲。後來，那頭白鶴化成一老叟回來教她打拳多年。結果，她發明了一種新的武術。這是一個比較平淡和比較近代的故事——只是開場白罷了。每天晚上，我的母親會講故事給我們聽，直到我們睡着了。我不曉得故事講到甚麼地方和夢幻開始；她的聲音和女英雄的聲音在我的睡夢中響着。在每個星期天，從下午到半夜，我們到孔丘祠裏看電影。我們看見女劍士不必起步就可以輕功凌空躍飛過房舍的鏡頭。

最後，我看到自己也具有神奇力量。我長大後，我聽到了代父從軍的花木蘭的木蘭詞。我立刻記得小時候，我在屋子裏老是跟着媽媽，兩個人在吟唱花木蘭在沙場揚威和榮歸故里的故事。我忘了這首詞曾經屬於我的，我母親給我的；她也許不曉得它的力量。她說，我長大後就嫁人，做人奴婢。不過她卻教我唱女戰士花木蘭的歌。我長大後要做女戰士。

那個呼喚來自一隻飛過我家屋頂的鳥。在水墨畫裏，牠的樣子像「人」字，有兩隻黑色的翅膀。那隻鳥飛過太陽，向高山飛去，暫時划破了那一片濛濛的煙霧。當我跟隨那隻鳥走入山中時，我是一個七歲大的小女孩。荆棘刺破了我的鞋子，尖石割破了我的腳和手指，可是我一直不停地跟着那隻鳥往上爬。我們繞着最高的山，越爬越高。我取河水解渴。我們爬得很高，草木變化，流過村子的那條河變成了瀑布。在鳥兒消失的雲霄，雲層像潑墨般把世界變得一片灰色。

即使我習慣了那片灰色，我只看到高峰好像用鉛筆畫成的，岩石狀如炭肖，一切朦朦朧朧。只有兩筆的黑色——那隻鳥，我不曉得在雲層——籠的呼吸——裏過了多少時日。突然間，無聲無息地我踏進了一個金黃的溫暖世界。新奇的樹木斜斜地傾向我，可是當我張望我

的村庄時，它已消失在雲層之下。

那隻鳥現在變成太陽般的金黃色，棲息在一間茅屋頂上。茅屋掩飾着山邊的一部份，在鳥的雙足觸及它後，原來是一間茅屋。

茅屋的門打開，一名老翁和老婦步出，手中拿了幾碗飯湯和一串有葉子的鮮桃。

「小女孩，你今天用過了飯沒有？」他們見到我時這麼說。

「用過了，」我出於禮貌而說。「謝謝。」

「不，『我沒用過』，在真實中，我會這麼說，我對中國人經常撒謊，感到生氣。我要說：『我餓死了，請問你們有甚麼餅乾嗎？我喜歡吃朱古力餅。』」

「我們正要坐下來吃另一頓飯呢！」那老婦說：「來跟我們一起吃吧！」

剛好他們拿了三個飯碗和三對銀筷子，擺在松樹下的木桌上。他們給我一粒蛋，好像是我生日似的，又給我用茶，雖然他們是長輩；不過我倒給他們喝。茶壺和飯鍋似乎沒有底，可能不是；那對老人除了吃鮮桃以外，飯倒吃得很少。

當群山和松樹變成藍色的牛、藍色的犬和直立的藍色的人形時，那對老夫婦叫我在茅屋裏過夜。我心想：如果下山，我得走一段又長又黑漆漆的路。於是決定留下。茅屋的裏面的似乎和外面一樣廣闊。厚厚的松葉復蓋着地上。不知誰依照松葉的年齡，把黃、綠及褐色的松葉整整齊齊地排列。我粗心大意地行，弄亂了一排，踢起了幾種混合的新的泥土顏色。不過那老叟和老婦步伐輕盈，腳下的松葉絲毫不動。

茅屋中間有塊岩石，那對老夫婦把它當作桌子。倒下的樹作椅子。在一邊牆（也就是山壁）上長出了羊齒植物和陰暗的花。那對老夫婦把我放在一張只有我身體那麼寬的床上。那老婦一面替我蓋上一個塞了羽毛和香草的絲袋子，一面對我說：「呼吸要均勻，不然你會掉下床。在五歲就學藝的京劇演員就睡在這樣的床上。跟着，那老翁與老婦走出去了。透過窗子，我看見他們在拉着一條繞過樹枝的繩子。繩子綁在屋頂，屋頂像籬蓋般打開了。我和星月同眠。我一下子就睡着了，看不到那對老夫婦是否入睡。不過他們一大早就起來，弄好東西給我吃。

「小女孩，你已經和我們住了差不多一天一夜了。」在早上的陽光裏，我看到她戴着金

耳環。「你認為你有耐心和我們住上十五年嗎？我們可以訓練你成爲戰士。」

「那麼我的父母呢？」我問。

那老叟解下了掛在背上的葫蘆，打開了蓋子，向水中張望。「啊，有了，」他說。

起初，我只看到葫蘆裏的水一片清澈，把葫蘆內壁的纖維也放大了。在水面上，我只看到自己圓圓的倒映。那老叟用姆指和食指握住葫蘆頸，輕輕一搖。水搖動，然後沉定，水中呈現光亮的色彩，變成一幅圖畫，不再反映我可以看到的四周的物景。在葫蘆底，我的父母張望天空（我就在天上）。我聽到母親說：「事情已發生了，怎麼辦？我沒想到會發生得這麼快。」她一出世你就知道她會被帶走的，」我父親回答。「你今年要自個兒收割土豆了。」母親說。接着，他們轉身走到田上，手上挽了草籃。葫蘆裏的水動搖，又變成了清水。「媽媽！爸爸！」我喊道，可是他們已走到谷中，聽不到我的叫聲。

「你要怎麼辦？」那老叟問。「如果你要回家的話，現在可以走。你可以回去拔土豆，不然就留下學武，反抗胡人和土匪。」

「你可以爲村子報仇雪恨，」那老婦說。「你可以收復被強盜搶去的收成。你可以流芳百世，讓漢族記住你的孝行。」

「我要留下，」我說。

於是那間茅屋成了我的家。後來我發現那老婦並沒有用手把松葉排得整整齊齊。她打開屋頂：一陣秋風刮來，松葉便像辮子般落下一——褐色的、綠色的、黃色的。那老婦擺着手指揮；口中輕輕吐氣。我自忖：山上的自然力量的確與谷裏的不同。

那老婦對我說：「你第一件要學的，是保持安靜。」他們讓我獨自留在溪邊看飛禽走獸。他們說：「如果你吵，鹿兒就不敢來喝水了。」

當我可以整天跪着腳又不會抽痙攣以及呼吸平穩時，松鼠把牠們食物囤積在我衣服邊，然後捲起尾巴在歡舞。晚上，老鼠和蟾蜍凝望着我，眼睛好像閃亮和滯呆的星星。可是我看不到三腳蟾蜍；你要用鈔票做引誘物才能使牠們上釣。

那兩個老人從朝到夕教我學武；我看見我們長在地上的影子變大又縮小，縮小又變大。我學習轉動手指、手、足、頭及全身。我腳跟着地，腳趾向外三、四十度行走，作「八」字

形和「人」字形。我彎膝，擺好應戰的「方步」。五年後，我身體變得很強壯，我甚至可以控制眼膜的瞳孔的大小。我可以模仿貓頭鷹和蝙蝠。六年後，鹿兒願意和我賽跑。我可以一躍廿尺之高，像猴子般越過茅屋。每個生物都有一種隱藏的技巧和功夫，可讓武士使用。當小鳥落在我掌上棲息時，我可以把肌肉放鬆，使牠們沒有可以起飛的基地。

不過我不能像那隻帶我來到這裏的鳥那麼飛翔——除了在夢中以外。

在第七年（我已經是十四歲了），那兩個老人家用布蒙住我的眼，帶我到白虎山。他們各自握住我的肘，在我耳邊叫道：「走！走！走！走呀！」我健步如飛，頭不撞到牆壁，越跑越快。一陣風支撐着我，讓我越過樹根、岩石、小丘。不久，我們走到了白虎山——一座離天空只有三呎的山峰。我們要彎着身子走。

那老叟和老婦向我揮了一手，走下山在一棵樹後消失無蹤。那老婦擅長於弓箭，把它們帶走了，那老叟則拿走了葫蘆。我得空手赤拳地生活下去。地下蓋着白雪，大雪紛飛——龍呼吸的另一種方法。我順着我們來的方向走，當我走到樹木綫時，我拾起了櫻桃樹、牡丹及杏仁樹（生命之樹）折斷的枯枝。那對老夫婦教過我說，火種隱藏在凡是春天開紅花或結紅果，或葉子在秋天變紅色的樹木裏。我從樹下撿起柴枝，用圍巾包住，保持乾燥。我在松鼠到過的地方挖掘，每一處偷一兩顆松果。我也把堅果裹在圍巾裏。那老叟與老婦說，一個人可以只靠水而活上五十天。我把樹根和堅果省下，在進行辛苦的攀爬時才吃。如果我在那些不毛之地找不到堅果時，我可以吃省下的。這次，沒有鳥帶路。

第一個晚上，我燒了一半的柴枝，捲縮着身子，背山而睡。我聽到白虎在火堆那邊潛行；但我分不清是白虎還是積雪。一大清早，我又匆匆趕路；順路撿拾乾柴和食物。我甚麼都沒吃，只以雪塊解渴。我體內的火焰驅策着我。

頭兩天很輕鬆，禁食也不難，對自己的精力感到沾沾自喜，以致在第三天（——最辛苦的一天）裏，我坐在地上，打開圍巾，眼光光望着堅果和乾樹根。我沒有繼續趕路或進食，而幻想着母親經常做給我吃的有肉的菜，而把齋菜忘得一乾二淨。那天晚上，我差不多把柴燒完。面對着死亡——如果不在這裏死亡，總有一天會死——使我不能入睡。沒有冬眠的月球動物出來獵食，不過自從我跟那老叟與老婦學武以後，我已經不吃肉。我連那些在我面前

躍舞的松鼠或在火堆旁落下的貓頭鷹都不要去捉。

在第四和第五天，飢餓使我眼光尖銳，我見到鹿並沿着牠們的足跡趕路，如果我們是同路的話。在鹿啃食的地方，我採集靈芝。

在第十天的中午，我把雪塞在一塊岩石磨損的中間，在石旁起了一堆火。我把樹根、堅果和靈芝放在漸漸暖熱的水中。爲了換換口味，我把四分之一的堅果和樹根生食。口中、頭裏、肚裏、腳趾以及靈魂頓時有一陣新鮮的愉快感覺。那是我一生中最好味道的一餐。

一天，我發覺自己大步前進，身上的包袱輕了。食物越來越少，我不用停下來找。我走進了死地。連雪也停了。我沒有回去比較肥沃的地方（無論如何我也不能在那裏留下），而決心在離開下一個樹林還有一半路時才禁食。於是我開始走過岩石。背上的柴重重地壓着我，枝極死命刺着。爲了不浪費氣力揀柴，我把大部份燒掉了。

在死地裏，我不知時日。我好像永遠在走着似的；生命老是同樣的。我唯一的希望是那老叟和老婦來幫助我。我十四歲，離開了我的故鄉迷失了。我一直在打圈子。我是否已經被那兩個老人找到呢？或者還沒找到。我要我的爹和娘。那老叟和老婦只不過是這種失落和飢餓的一部份罷了。

一天晚上，我吃掉了最後一點糧食，不過還有柴枝可以生一堆熊熊的火。我直瞧着火焰，想起了我幫媽媽燒飯的事，不禁哭了起來。從眼淚中望着火焰，再見到母親，是很奇怪的事。

一隻白兔跳到我身旁，起初我還以爲是天下掉下的一團雪。白兔和我互相眼光光看着。兔肉的味道和雞肉一樣。我的父母會教我怎樣用酒壺打在兔子的頭上，然後把牠們的皮剝下制成毛衣。「你今晚一定很冷吧？」我說。「你也要烘烘暖吧！來，讓我放多一條樹枝。」我沒有用柴打牠。我學會了像兔子般往後踢。也許這隻兔子有病，因爲野獸通常是不喜歡火的。那頭兔子似乎也很快，以敏銳的眼光打量着我，一面跳到火堆旁。不過牠沒有停下，躍身躍入火中。火焰突然變小，好像受了驚而蜷縮。跟着火勢旺盛，比原來還熾烈。當火勢平息後，我看到那兔子已變成了恰到火候的烤肉。我知道兔子爲了我而犧牲，送了一塊肉給我，所以我把它吃了。

當你在樹林裏走了不知多少小時後——我終於走出了死地，到達樹林——看到的處處是樹枝，東張西望也不見救星，直到你的眼睛發明新的東西。飢餓也會改變世界。我看到兩個用金塑成的人在跳着人間的舞蹈。他們的姿勢完美，好像地球轉動的軸心。他們身輕如燕；他們是熔化的在變化的黃金，好像中國的舞獅者。非洲的舞獅者。我聽到宏亮的爪哇鐘聲變成印第安鐘聲。在我眼前，金鐘變成金色絲帶，結成兩面堂皇的披肩，蓋在獅毛上。獅的鬃毛長得長長，變成發亮的羽毛，成爲了光芒。跟着舞者跳着未來——機械未來——的舞，他們穿着我從來未見過的衣服。我看過世紀剎那間消失，因爲突然間我了解了時間，它好像北極星地旋轉和凝定。我了解了爲甚麼勞作和拿鋤頭好像舞蹈，了解了農夫的衣服爲甚麼是金色；了解了舞者爲甚麼是一男一女。

那對男女變得越來越大，光芒四射。他們是高大的天使，排成兩行。他們的背上長了高高的白翼。也許他們是無限的天使；也許我看到的是兩個在連續動作的天使。我受不住他們的光芒，而遮住了雙眼。當我放下手，打開眼一看時，我認出那一個從松林向我走來的，皮膚褐色的老人和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

這個謎團的隙縫，不是被老人的魔力所打開，而是被飢餓所打開。後來，當我久不進食（好像在鬧飢荒和戰鬥時），我會眼光光瞧着普通人，看到他們身上發出光芒。我會看見他們在舞蹈。當我餓得難受時，殺人和倒下也像跳舞。

那兩位老人給我喝熱菜湯。然後要我我在白虎山發生的事敘述一番。我告訴他們，白虎在雪中潛步追蹤我，不過卻給我用燒着的樹枝打退了；我的曾祖父母帶我安然走出森林。我遇到了一頭兔子，牠教我如何作自我犧牲和加速輪迴：一個人不必先變成蟲，而可以直接變成成人，正如我們的仁心把幾碗菜湯變成成人一樣。我的故事令他們發笑。「你真會講故事，」他們說。「好吧，你現在去睡，明天我們開始教你打龍拳。」

經過了那次生存考驗後，那兩個老人教我學習龍的動作。轉眼又過了八年。模仿猛虎捕殺和發怒的姿態，是一種殘忍的狂喜。老虎容易找，不過我要有大人的智慧才能了解龍。那兩個老人對我說：「你必須從你所看到和觸摸到的部份，猜想整條龍的形狀。」不像老虎，龍是巨大的，我永遠看不到一條完整的龍。不過我可以勘探高山；因爲山就是龍首的頂端。

那兩個老人對我說：「這些山和別的龍首的頂端一樣。」在山坡攀爬時，我發覺自己就像一隻騎在龍頭上的小蟲，與龍遨遊太空；牠的速度與我的速度迥然不同，我覺得那龍是凝固和不動的。我在石場裏看到石層（它們是龍的血管和肌肉）和礦物（龍齒與龍骨）。我可以觸摸那老婦磨擦的石，那是龍的骨髓。我在泥土上耕種，泥是龍的肉；我也曾收割作物和爬過樹；它們是龍的髮。我可以在霹靂中聽到牠的聲音，在風中感覺到牠的呼吸。牠的舌就是閃電。閃電給世界帶來的紅色是堅強與幸福的如血、罌粟、玫瑰、紅寶石、鳥的紅翼、紅鯉魚、櫻桃樹、牡丹以及烏龜和雁的眼綫。當龍在春天甦醒時，我見到牠在江河裏翻騰。

我幾乎看到龍的廬山真面目的一次，是當那老叟與老婦從一株三千年老松樹割下一小片樹皮的時候。樹皮下流出的松脂，形狀像龍。他們告訴我：「如果你老的時候想要再活五百年的話，你就來這裏飲下十斤松脂。不過現在不能。你還年輕，不能決定長生不老。」那老翁和老婦吩咐我在雷雨中去採紅雲草；這種藥草由龍火與龍雨結晶而成，只在曾電交加時才生長。我把紅雲草拿回給那老翁與老婦，他們把草吃下後，可以永生不死。

我學習把思想擴大（因為天地是廣大的），以容納矛盾。珍珠是骨髓；珍珠來自牡蠣。龍住在天上、海洋、沼地及山上；山是牠的頭蓋骨。牠的聲音如銅鑼般雷霆萬鈞。牠呼吸火與水。龍有時只有一條，有時許多條。

我每天勞作。下雨時，我在大雨中練武，覺得總好過拔土豆。我的動作如臨風大樹。我高興，因為我不必弄得滿身是臭泥，現在我已經沒有時常作這種惡夢了。

在新年的大清早，那老翁讓他的葫蘆看我的家人。他們在吃一年裏最大的一餐，我很想念他們。我有被愛的感覺。當大人把紅包塞進我們的袋子時，愛從他們的手指流露。我把紅包折開，用姆指和手指搓念珠時，大人把它拿回去存好。我們照樣吃素。

我可以在葫蘆裏找到我要宰殺的人。腦滿腸肥的人在大吃大喝，坐在裸女身上取樂。他們不曉得我正在注意他們的一舉一動。我看看有權有勢的人在算金錢，我也看到捱餓的人在算錢。當土匪掠奪財物回到賊窩時，我等着，直到他們除下面具，讓我看見是那些村民搶奪鄰人的財物。我端詳將領的面孔，和認清叛賊的容貌。

那老翁指出了英雄交手時的強點與弱點。可是，戰爭糟塌了那種姿態美妙和緩慢的打鬥。

我看見一位年輕的武士向對手拱手作禮，而被五名農民從背後用鎚和大刀暗算。他的對手並沒有警告他。

「奸詐！」我叫道。「我如何打勝奸詐者？」

「別擔心，」那老叟說。「你絕對不會像那個可憐的武士那樣被人暗算。你可以像蝙蝠一樣向後看。你可以一手抵擋農民，一手打死那個武士。」

來經的時候沒有打斷我練武。我和平日一樣堅強。第一次來經時，那老婦對我說：「你現才已是大人了。你可以有孩子了。」第一次來經，剛好是我在山上住的日子中間，我起初還以為自己在跳過劍（一支用鋼制，另一支用一塊玉雕成）給割傷流血。那老婦又說：「不過，我們要你過幾年才生孩子。」

「那麼，我可以用你們教我的忍制功夫，停止月經啦？」

「不，你不能停止大小便。它和血一樣，讓它行吧！」

爲了安慰我在新年裏沒有和家人在一起的難過，那兩個老人讓我看葫蘆。我的全家人都到河對面去拜訪親人。大家穿上漂亮的衣服，交換糕餅。那是一場婚禮。我的媽媽向主人說：「謝謝你們娶了小女作媳婦。不管她現在何處，她一定會高興的。如果她還活着，她一定會回來，要是她已不在人世，你們給她香火，我們真是感激不盡。」

是的，我很高興。有了他們對我全心全意的愛，我會滿足極了。我會有一個青梅竹馬的丈夫；他愛我那麼深，而願意和我舉行冥婚，做我的鬼新郎。當我健康又堅強地回到山谷時——而不是一隻鬼——我們大家都會很高興。

我從葫蘆裏的水看清了我丈夫那張俊俏的臉。當我正在細看着時，突然他的臉變得蒼白。在剎那間，一批披甲的人，騎在馬背上，浩浩蕩蕩來到。我村裏的人立刻隨手拿起鐵鍋，煮着的湯、刀、鎚、剪，準備應戰。不過我的父親說：「他們人太多。」於是村民放下武器，在門旁靜靜等候；門開着，好像讓客人進去。一隊騎士在我家門前停下，遠遠的兵步走近。一名身披銀甲的騎兵手握卷軸的騎兵張開滿是黑鬚的血盆大口喝道：「本縣大人要從本縣抽五十名壯丁，每戶人家各一人。」跟着他點出了各戶的名字。

「不！」我往葫蘆裏喊道。」

「讓我去！」我的新婚丈夫和幼弟對他們的父親說。

「不，爹說。」我去，「不過女眷把他拉住，直到步卒帶着我的丈夫和弟弟離開。

葫蘆的水好像被行軍的腳打亂、翻騰。當水又靜下時（我喊道：「等一等！等一等！」），水裏出現了陌生人。那位大人和全部族人跪在先祖的神位前叩頭，酬謝神明保護他們，沒有被抽壯了。我看到那個大人像豬一般的盆口在嚼着祭神的燒豬。我憤得把手插進葫蘆裏，要捉住他的喉嚨，他的影子頓成一片凌亂，水濺濕了我的臉和衣服。我把葫蘆倒過來，可是並沒有小人物從裏面摔出。

「爲甚麼我現在不可以下去幫助他們？」我叫道。「我要和我的丈夫和弟弟逃走，躲在山洞裏。」

「不，」那老婦說。你的功夫還不夠深。你只有十四歲而已。你會白白地受傷。」

那老婦說：「等你廿一歲才下去吧。到時你已長大，功夫更高。沒有軍隊可以攔阻你。如果你現在下去，你會被人殺死，枉費我們七年半的苦心。你的人民會失掉一名鬥士。」

「我的功夫已可以挽救那些壯丁了。」

「我們不是爲了只救兩名壯丁而費那麼多精力，我們要救的是所有家庭。」

當然。

「我真的可以打敗一支軍隊？」

「即使你和跟同樣功夫的兵士交手，雖然他們強壯，你也會佔上風。別那麼急性子。」

那老翁說：「你可以隨時用葫蘆看你的丈夫和弟弟。」

不過我已經不再爲他們而感到驚慌。我覺得我心裏的一扇木門已關上。我在農場上學會了不要對養來宰殺的動物產生愛心。如果有人說：「這是一隻寵物。」我會馬上去愛牠們，打開了心中的門。我們會失去一些男人，堂兄弟和叔舅，他們被征入伍或賣身爲徒，賤的和奴婢一樣。

在山上的多年裏，我只跟那兩位老人說話，不過他們似乎是許多人。整個世界就活在葫蘆裏，地球就像龍所戲弄那粒藍綠色的珠。

當我可以指着天變出一把如日光中一道閃電的利劍，以心思弄劍時，那老翁與老婦說我

可以下山了。那老翁最後一次打開葫蘆。我看到那大人的差役離開我的家，我的父親說道：「這回我一定要去打仗了。」我要趕快下山代他從軍。那老翁與老婦把十五粒珠給了我，當我身處險境時，我常用這種神殊化險為夷。那隻鳥飛在我頭上，帶我下山。走了一些路後，我回頭張望，見到兩個老人在霧中向我揮手；我見到他們站在雲層上；我見到他們巨大的身影佇立在山峰上；遠遠望去，松樹顯得渺小。他們可能留下身影向我揮手道別，而去做別的事。

當我回到村子時，爹娘已垂垂老矣。我幫他們拿農具，他們筆直地行在我前面，各自拿着籃子和鋤頭，不讓我負得太重。他們黯然下淚。家人熱情地包圍着我，使我差一點忘記了不在場的親人。我稱讚着小孩子。

一名小小的堂妹說：「有人說八仙把你帶走，教你魔法。他們說，他們把你變成一隻鳥，飛向他們。」

另一名堂妹吃吃地說：「有人又說你到城裏做了妓女。」

我說：「你告訴他們，我遇到了一些師父，他們願意教我學武呢！」

「我被徵召入伍了，」父親說。

「不，爹，讓我代替你。」我說。

爹娘殺雞，好像歡迎兒子歸來似的，但是我已經戒掉了吃肉的習慣。吃過了飯和蔬菜後，我睡了一大場，準備前面的工作。

早上，爹媽喚我起身，叫我到廳堂。媽說：「別除下睡衣。」她拿着一個面盆、一條毛巾及一壺熱水。爹拿了一瓶酒、一個墨硯、筆及各種刀子。「跟我們來，」他說。他們已停止流淚。我若有預兆地嗅到了一種血腥味道：女人分娩的味道，宰祭牲畜的味道，我行經的味道；我作了紅色的夢。

媽把一個枕頭放在祖先神位前，說道：「跪在這裏，現在脫下衣服。」我跪下，背向爹媽，不讓他們尷尬。媽像替嬰兒洗澡般洗我的背。爹說：「我們要在你背上刻字。我們要寫上名字和誓言。」

媽說：「不論你到那裏或發生甚麼事，大家會知道我們的犧牲。你也永遠不會忘記。」

她的意思是說，如果我戰死了，別人會用我的屍體作武器，不過我們不要大聲講到死的事。

爹先用墨在我背上寫字，一行又一行。跟着他開始刻字；細字和點，他用細刀，粗棧則用粗刀。

媽用浸過酒的冷毛巾抹去血。尖銳的刀割下去，痛心痛肺；熱熱的氣，又冷又熱的酒，種種楚痛透骨。我捉緊膝部。放開。緊張和鬆弛都無補於事。我要大聲叫喊。如果不是練了十五年的功夫，我會在地上翻滾。我必須被人捉住。陣陣楚痛按踵而來。

在刻到最後一個字時，我向前撲倒。爹媽把刻上的字唸給我聽，然後讓我休息。媽用扇替我扇背。她說：「我們會陪着你，直到刀痕好了。」

當我可以再次坐起來時，媽拿了兩面鏡子給我照。我看到我背上刻滿了一行行像軍人般的黑色和紅色的字。爹媽細心照護着我，好像我經過多場勝仗後受傷似的。不久，我復原了。當我在庭院裏擦亮盔甲時，一頭白馬走進來。雖然大門深鎖，牠從月門進來，好一頭慍悍的白馬。牠套着馬鞍和赤、金及黑色的流蘇，在舞着。那頭白馬用蹄踢地，示意我走過去。在牠左前足和後足上，寫着「飛」字。

爹媽和我正等着這一個跡象。我們解下鞍囊，把香草和油膏，洗髮用的藍草、備用的毛絨衫及桃干。他們給我選象牙或銀筷子。我選了銀的，因為它們較輕。我好像接受嫁妝。堂表姐妹和族人送來了鮮柑醬、絲綁衣裳、銀綉針。他們帶來了藍、白色的瓷碗，裏面盛了水和鯉魚。碗畫上了鯉魚，鱗像赤黃的火焰。我收下了所有的禮物——桌子和陶器——雖然我不可能帶着它們出發，我只選了一只銅鍋，我可以用它來煮飯和吃飯，不必去找碗狀的石頭或龜甲。

我換上男裝和盔甲，把頭髮梳成男性髮型。「你真帥，」大家說。她真帥極了！
一個年輕伙子從人群中走出。他很面善，好像是山上那個老翁的兒子，側眼看去，他就像那個老翁本人。

「我要和你一起走，」他說。

「你將是我的第一個兵士，」我對他說。

我跳上馬背，對牠給我的力量與威風，感到驚奇。突然之間，不知那裏來了一位黑馬騎

士，直向我馳而來。村人紛紛避開，只有我的那個兵士泰然站在路上。我拔劍。「且慢！」那個騎士喊道，一面舉起赤手空拳。「且慢！我要與你同行。」

跟着，村人把真正的禮物送了給我——他們的男兒。在上一次抽壯丁時把兒子藏起來的人家，現在自願交出孩兒。我選了那些可讓出的壯丁和眼露英雄本色的男兒，留下那些有家室和家人不忍他們離開的壯漢。

我們的軍備比許多北北京城推垮皇帝的起朝先鋒更完善；他們也是和我們一樣，是農民出身。千千萬萬的農民把鋤頭放在乾枯的田上，向北進軍。我們坐在田上；龍把田的水份吸乾，磨利了鋤頭。雖然是千里路，我們要步向宮殿。我們要朝見皇帝。皇上坐着向南，一定是怕得魂飛魄散——天下的農民日夜走向京城，走向北平。不過，末朝天子一定沒有對着正確的方向，因為他們應該會見到我們，不讓我們捱餓。我們不必大喊我們的冤苦。農民會讓一個像叫化子了解飢餓般了解田泥土的農民做皇帝。

我動身之前說：「拜謝爹爹，拜謝親娘。」他們已經把他們名字和故鄉所在地刻在我背上。我一定會回來。

在行軍時，我常常與軍隊並肩而行。當我們向別的軍隊——強盜，成群結隊的難民經過我們面前，一伙伙的少年跟着師父——顯威風時，我就一馬當先。騎馬的和有兵器的兵士會威風凜凜地在我兩邊陪着我。小批人馬加入我們的行列，不過有時實力相當或更大的人馬會同我們交鋒。我舞弄雙劍，大喝一聲，直取敵方首領。我用雙腳夾着馬身，雙手把劍，發出道道綠色和銀色光芒，圍着全身。

爲了鼓勵軍心，我讓他們吃飽。晚上，我即興唱歌給他們聽。我一開口，歌自然然而流出，歌聲之宏亮，響遍整個兵營；我的人馬長達一里。我們縫制紅旗，在臂上、腳上和馬尾上繫上紅巾。我們身穿紅衣；當我們開進村庄時，看來就像元旦那麼喜氣洋洋。那麼，人民就會加入我們的行列。我的軍隊不奸淫擄掠，在糧食有盈餘的地方才取些口糧。每到一處，我們帶來了太平。

當我手下有了衆多的良將之後，我便討伐各路諸侯，追殺了我在葫蘆裏看到的仇人。我的第一個敵人是個龐然巨物，比我在葫蘆裏見到那個小將領大得多。在沖鋒時，我直

取首領，他向我沖來時，身體越變越大。我們四目相投，直到他高得令我抬頭直望得頸也酸了。我先一劍砍去他的腿。當那巨人蹣跚地朝我走來時，我砍下了他的首級。他立刻原形畢露，變成一條蛇，嘶嘶地溜走。眾戰士驚得目瞪口呆張地看着，停止戰鬥。那巨人的魔法已失靈，其部下見到首領原來是一條蛇，紛紛向我俯首稱臣。

在戰鬥平息後，我眺望山峰，也許那老翁和老婦正高興地看着我。他們看到我在葫蘆窟向他們眨眼，一定會發笑。不過在戰場上的一塊青岩上，我看見那巨人的妻子在號哭。她們爬出轎子看着她們的丈夫與我交戰，現在她們兩相抱而哭。她們是兩姐妹，兩個小仙女，如今成了寡婦。她們拉出長長的襖袖拭淚。素白的袖子在山風中飄揚。一會兒，她們爬進轎子，由下人抬走了。

我率領軍隊移師向北，很少轉入旁道而行。皇帝派出了我所要追殺的敵人攻打我。有時，他們分兩、三路襲擊我們，有時當我一馬當先時，敵軍伏擊我們。我們百戰百勝，因為戰神關羽在我前面開路。這是我在神話故事中聽到的。我無意間聽到一些兵卒說，當我們眼看就要戰敗時，我用手一撥，敵軍即人仰馬翻。大如頭的冰雹會從天而降，閃電像利劍般，紛紛落向敵人——從來不打向我軍。他們說：「從來不落在『他』那邊。」我從來沒有告訴他們我是女扮男裝。中國人會把扮成軍人或書生的女人處死，不管她們是那麼英勇或在科舉中金榜題名。

一個春天的早上，我在帳幕裏修補東西，縫好衣服，研究地圖。突然有人說道：「將軍，小的可以進來嗎？」正如在家裏一樣，我不允許陌生人進入我的營帳。由於我親人不在身旁，沒有人進過我的營帳。我掀開帷幕。原來是我的丈夫站在陽光下，懷裏抱一大堆野花送給我。「你真美麗，」他說，話由心裏頭說出。「我走遍天涯海角尋找你。自從那天那隻鳥帶你走後，我便一直在找你。」我們一見如故，青梅竹馬的朋友終於重逢，兒時的朋友神秘地長大。「我跟着你，可是你走過石堆，直到我失去了你的蹤影。」

「我也在找你，」我說。營帳現在像我們小時候的一間秘屋，緊緊隱藏着我倆。我說：「每次當我聽到有某一位武林高手時，我便跑去看看是不是你。我看見你和我成親。我很高興你娶了我。」

當他解開我的衣服，看到我背上的刻字時，不禁哭了起來。他解散我的頭髮，遮住了我背上的字。我轉過身，撫摸着他的臉。

我終於有了個伴侶——我的丈夫。他和我一起從軍，就好像當年在村裏扮小小軍人一樣。我們並肩騎馬上陣。當我懷孕時，我在最後四月裏，我改變了盔甲，使自己的樣子看來像一個魁梧的大漢，成個胖漢。爲了不震動到胎兒，我與步兵一同走。現在，當我赤着身體時，我變成了一個怪怪的人——背上刻字，前面卻挺起大大的肚子。

孩子出世時，我第一次不上陣作戰。在黑和銀色的夢境裏，我見到他從天而降，每一晚更接近人間，他的靈魂是一顆星。在就要分娩時，最後的星光陷入我腹中。我的丈夫跟我說話，不肯離開，雖然我要他回到戰場上，他跟我接生。孩子是個男的。他把他放在我胸上。「我們怎樣處理這個？」他問，手裏拿着最接近孩子的臍帶。

「讓我們把它綁在旗杆上曬乾。」我說。我們都是看過父母收藏所有的子女的臍帶的盒子。「這裏你的，這是你的，」媽對我們兄弟姐妹說。我們所感到的害怕，只有她才記得。我們在我寬大的盔甲裏做了條吊帶，把孩子吊在裏頭，然後騎馬加入混戰。孩子的臍帶和紅旗一起飄揚，令我們發笑。晚上在我的營帳裏，我把孩子揹在背上。吊帶用紅緞和紫綢製成。四帶渦旋紋花呢綁帶交叉綁在我胸上和腰上。綁帶的末端是幾個囊；裏面放了一枚硬幣、一粒種子、一顆堅果和一片檜葉。我在吊帶後縫了一個小小的三角形，中間是紅色，兩邊綠色；它標誌着孩子的運氣。我彎着身子走路；孩子從我得到了溫暖，他的呼吸和我的配合；他的心跳得像我的一樣。

孩子滿月時，我們替他取了名和剃髮。在慶祝彌月之喜時，我的丈夫弄來了兩粒蛋，我們用一面紅旗和蛋一起煮，把蛋染紅。我剝了一粒，在孩子的頭、眼、唇、面頰、可愛的光頭及窗門上滾過。我把葡萄乾皮帶在鞍囊裏，我們也把它煮了。我們用葡萄汁洗頭洗腳，輕輕搽在孩子的額和手上。跟着，我把孩子交給丈夫，吩咐他把孩子帶給他的家人，我把我們出襲時函取的一切金銀給了他，好帶回給我的家人。「現在就去吧！」我說。「趁他年紀小還不認得我。當他還看不清楚，小小的拳頭緊握時，我把親兒送走了。我換了衣服，又變回那個修長身軀的青年了。不過我現在感到自己一個人在營帳裏，寂寞難堪，空空洞洞的，

於是我索性睡在外面。

我的白駒踢翻水桶，歡騰躍舞。牠用牙銜起滿滿的酒杯。體壯的兵卒把馬抬在木盆上，牠隨着石鼓與笛聲起舞。我與兵卒嬉戲，把箭投入銅罐時。可是我發現這些遊戲不比我剛剛出發時那麼有趣。

在這段空虛的日子時，我用力呼喚，會使到奶汁由乳房湧出，我也變得大意了。野花令我着迷，我往往跟着它們，採了一朵又一朵。直到自己單獨一個人在樹林裏。突然間，樹林後來出敵人，他們的首領像葫蘆裏的妖怪忽隱忽現。我大施拳腳與他們搏鬥，不過他們人數衆多，我寡不敵衆，被困在地上。在千鈞一髮之際，我的恐懼變成了一支猛獸亂擊的神劍，我用注意力驅使它，銀光閃閃，劍法又快又狠。那個首領眼光地看着那把劍嗖嗖地刺向他的嚕嚕，然後仰天大笑。在他的笑聲中，空中突然出現另外兩把長劍，與我的劍碰在一起，鏗鏗鏘鏘，我感覺到金屬在我腦中震動。我指示我的劍還擊，追砍那首領的首級。但是那人劍法高明，令我頭腦作痛。幾把劍凌空相鬥，一離一合，瘋狂地交叉穿梭。我感到力不從心，看着劍像木偶般移動。突然那妖怪拉住我的頭髮，用短劍指着我的咽喉喝道：「啊哈，看這是甚麼？」他拿着懸垂在我衣上的珠串，把繩子剖斷。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不過他的其中一支劍向我刺來，我立刻一個翻身滾開了。一匹馬疾馳而來，只見那妖怪縱身上馬，逃入林中，手裏拿住我的珠串。他的劍在他背後擋護，直到我聽到他喊道：「我在此！」劍立刻飛到他身邊。

我跑回我的陣地，召集諸飛將軍快馬加鞭，追殺那妖怪。我們的馬如滑浪的白水馬般馳騁。我看到在草原的那一邊，那個敵人像一陣塵旋風般飛向地平線。我用老鷹教我的方法，眯起眼睛，只見那妖怪從錦囊中倒出一粒珠子，向我們丟來。可是不見雷聲，地也沒有給地震震裂，更沒有大如頭的冰雹落下。

「止步！」我命令我的飛將軍。「我們的馬疲倦了，我不要再向南追了。」

我站在北京前的最後一座山丘上，看見山下的路像河般蠕蠕流動。在路與樹林之間，平原也在移動；土地住了人——漢人，那百家姓的民族，萬衆一心地挺進。經過千辛萬苦後，我們幾百萬人一起到達京城。我們正面對着皇帝。我們砍了他的頭，清理了皇宮，扶立了那

位要展開新秩序的農民爲王。這位衣衫襤褸的新皇帝坐在皇位上，面向南方；我們一大群身穿紅衣的子民向他鞠躬三次。他誇獎了我們之中會任他左右將領的人。

我對隨我而來的人民說，他們可以自由返回故裏。不過長城就那麼近，我要去看看。他們也可以一道來，如果他們要的話。我們經過了重重冒險後，不願解散，於是，我們抵達了北方邊疆。

我用手指摸着長城，用手在石塊撫摸，尋找工匠所造的凹線。我們把前額和面頰靠在長城上，像那些前來尋找在長城工作好久的丈夫的女人一樣哭了起來。我在北上的旅程中，未尋到我的弟弟。

我帶着新皇帝掌管天下權柄的消息回鄉。在那裏，還有一場戰鬥等着我。那個把我弟弟召入伍的大財主還在我的村子裏作威作福。我在十字路口和橋上送別了我的部下後，單槍匹馬地攻打那財主的要寨。我躍過雙牆，拔劍彎身落下，準備縱身而上。由於無人迎接我，我把劍插入鞘內，像客人般大步濶視，直到我找到了那財主。他正在算錢，胖胖的手指打着算盤。

「你是誰？要幹甚麼？」他說，把金銀抱在懷裏。他直直坐着，像個神仙。

「我要取你的狗命，以報村民之仇！」

「我沒有害過你。這一切都是我的。是我賺來的。不是偷你的。我一生中從來沒見過你。你到底是誰？」

「我是女俠士也！」

於是，天啊——他裝模作樣地要討好我。「哎啊，算了罷。誰不把女孩子搶去。人家都巴不得把她們除掉呢！女兒家就像蛀米蟲。養鵝也好過養女兒呢！」他引用了這些我討厭的俗話。

「在我取你老命之前，快對你過去的所作所爲慚悔罷！」我說。

「我沒有害過人——甚至你也沒害過——我不會在我的地方這麼做。」

「你搶走了我的弟弟。」

「我讓我的學徒自由。」

「他不是當學徒。」

「中國在戰爭時需要壯丁了。」

「你搶走了我的童年！」

「我不知道你在說些甚麼東西。我們素來見面，我沒害過你呀！」

「你看罷！」我說着，一邊撕開衣服讓他看我的背部。「這是你的罪過。」當我看到他那吃驚的眼睛望着我的乳房時，我一劍划過他的臉，第二劍斬下了他的頭。

我穿好衣服，把那房舍開放給村人。那財主的家人和僕人躲在秘室和床底下。村人把他們揪到院子裏，在斷頭器旁邊審判他們。一名農夫邊哭邊問道：「你是不是搶走了我的收成讓我的孩子吃草？」

「我看見他偷穀種……」另一名農夫指證。

「當土匪來打劫時，我一家人躲在屋簷，我們見到這個人臉下面具。」村民饒恕了那些肯洗心革面的人，把其他的砍了首級。他們的頸夾在斷頭器裏，斷頭器慢慢合上。當一名爪牙就要被砍頭時，一名證人高聲呼喊，而救了他一命。這名爪牙是剛剛加入那財主家，以交換一名被扣作人質的乳童。慢慢正法，可以讓犯人有時間悔過和想出適當的話來證明他肯悔改。

我搜索了整間屋子，尋找裏面的人，把他們審判。我來到一個上鎖的房間。當我撞開房門時，我發現一群在發抖和啜泣的女人。我聽到尖銳的昆蟲叫聲和疾走聲。她們像在黑暗裏飼養而長出嫩肉的雉，無精打彩地向我眨眼。侍奉這些夫人的下人已拋下她們而逃跑，她們不能靠小小的纏足逃走。一些女人用肘部爬着走開。這些女人已不中用了。我叫村人來領回任何他們要認回的女兒，可是沒人要領。於是我給了每個女人一袋米，打發她們走。她們坐在米上，把袋子滾到路上。她們像鬼魂般徘徊。後來，據說她們變成了一批女俠，成爲一支僱傭兵。她們不像我一樣女扮男裝，身披黑紅服，騎在馬上。她們收買女嬰；所以許多貧困人家很歡迎她們。當奴婢或媳婦逃走後，人們總是說她們去跟了這些女豪。她們殺死男人和男孩。我本人從來沒碰上這些女人，所以不能保證是真有這回事。

在審判過後，我們推倒了那財主的祖先的名牌。「我們要用這個大廳舉行村民集會，」

我宣佈。「我們要在這裏演京劇，大家一起唱歌和講故事。」我們洗淨了院子，然後用煙和紅紙驅走了屋的邪邪怪怪。「這是新的一年，第一年，」我對大家說。

後來我回家與婆婆家翁及夫子團聚。我的兒子眼光光望着我，給這位他在兵官巡行時見過的將軍迷住了。不過我的丈夫說：「這是你娘啊！快去叫媽。」我的兒子知道我這個威風十足的將軍原來是他的娘，高興得不得了。我讓他戴上頭盔和握我的劍。

我穿上那件黑色的綉花結婚禮服，跪在家翁家婆面前，做新娘，是要這麼做的。「現在媳婦已完成了身為子民的責任，媳婦將會好好侍候婆婆與公公，料理農務家務，替您老人家添子添孫。」

通情達理的婆婆說：「去吧，先去探候你的爹娘。他們要迎接你。」

爹媽和全族人得到我給他們的金銀後，從此過着快樂的日子。爹媽已買了壽板。他們宰豬祭神，感謝上天保佑我歸來。從我背上的刻字和實踐它們的經過，村民會把我的貞烈事跡相傳下去。

我的美國生活令我大失所望。

「我考到全部A，媽媽。」

「讓我告訴你一個有關一個救了全村人的少女的故事。」

我猜想不出到底我的故鄉是甚麼樣子的。我非得做一些轟天烈地的事不可，不然的話，我的父母在我們回去中國時，會把我賣掉。在中國，父母有辦法對你那些白吃飯和愛發脾氣的小女孩。你不能把全部A當飯吃！

要是爸爸或媽媽或移居美國的同鄉說：「養女兒好像養掠鳥」時，我就會整個人拌在地上，大喊大叫，鬧個不停。

「她怎麼啦？」

「我不曉得。大概是衰吧！女孩子你知道的啦。養女兒不會賺錢。養鵝好過養女兒。」

「要是她是我生的，我非打她一頓不可。管教女兒，真是枉費心機。養女兒就是替別人養兒女。」

「不準哭！」媽媽喝道。「再不停，我就打你。衰女！不准哭！」我心想，我要記住永遠不要因為自己的子女哭而打罵他們，因為越是打罵他們，他們就越哭個不停。

「我不是衰女，」我喊。「我不是衰女，我不是衰女！」我也很想說：「我不是女的！」你小時候，老是說『我不是衰女』，喊到自己哭了。」媽媽講起我童年的故事時說。

我不喜歡同鄉移民對我和我的妹妹搖頭。「一個女的，又是女的，」他們說，使到爸爸媽媽感到羞恥，而不帶我們一起出街。我的弟弟出世後的好處是，別人不再說：「全是女的。」不過我遇到了新的煩惱。「我出世的時候，你有用雞蛋在我臉上這樣滾過嗎？」「你有為我擺滿月酒嗎？」「你有點亮所有的燈嗎？」「你有把我的照片寄給祖母看嗎？」「為甚麼沒有？因為我是個女的？是不是呢？你為甚麼不教我英文？」「你是不是喜歡我在學校裏挨打？」

「她很衰，是嗎？」同鄉說。

「來，孩子們快快來。誰要跟大伯上街？」在星期六早上，那個河寇出身的大伯上街買東西。「誰要來就快去穿上外衣。」

「我來，我來，等等我。」

當他聽到女孩子的聲音時，他轉身向我們喝道：「女仔不准來！」我們幾姐妹只好把外衣掛好，互不相望。弟弟們帶着糖果和新玩具回來。當他們走過唐人街時，別人一定會說：「是個男的，又一個男的，又一個男的！」在大伯的葬禮上，我暗地裏嘗試感覺到他死了一

——一條六呎大彪形漢。

我在六十年代到柏克萊大學唸書，我用功讀書，下了決心要改變世界，可是我並沒有變成一個男孩。我希望自己變成男兒身，讓父母可以殺雞殺豬來歡迎我。他們這樣迎接我從越南活着回來的弟弟。

要是我跑去越南打仗，我不會回來；女人拋棄家庭。有人說：「女人有一種向外的傾向。」這意味着我考到全部A也是對我未來的婆家，而不是自己的家庭有好處罷了，我不打算嫁人。我要向父母和那些好管閒事的同鄉證明女孩子並沒有向外的傾向。於是我不再考到全部A。

我一直要使自己變成美國女性，不然沒有人約我出街。

我不肯煮飯，如果要我洗碗碟的話，我就會打破一兩個。「衰女！」媽罵道。有時，這令我感到洋洋得意，而不是大哭一場呢！衰女不是差不多和兒子一樣嗎？

「小妹妹，你長大後要做甚麼？」

「到俄勒崗州當伐木工人。」

即使現在，除非我高興，我煮飯時還是把飯燒焦。我不要煮飯給別人吃。我讓骯髒的碗碟腐爛。我在別人的桌子吃飯，但不請他們到我家的桌上吃，因為我家的碗碟又髒又臭。

要是我不吃吃飯的話，也許我可以把自己變成一個戰士，就像那個驅使我的女俠一樣。我會——一定會——在孩子一出世後，就起身去耕種。

一旦我走到屋外，甚麼鳥會呼喚我？我要騎怎樣的馬走開？婚姻和子女使那女俠堅強，她不像聖女貞德一樣，是個未婚女子。做一大堆女人的工作；這些工作也會成爲我們的工作。我的丈夫不會這樣說：「要不是爲了妻子和孩子，我會成爲一個鼓手。」沒有人會爲了養活我而犧牲自己的事業。我感到傷心；沒有人養我；因爲我被愛得不夠。當我看看那些被人愛得夠和有人養活的女人時，我感到一種難過的羨慕。熟而由於我不是個負擔。補償了這種難過之情。即使現在，中國在我腳上纏了兩層布。

城市重建，使我家開的洗衣店給拆掉改建一座停車場時，我只編織了一些舞刀弄槍的幻想，沒有做甚麼有用的事。

我從神話裏知道誰是真正的敵人。我一眼就看出他們——那些裝扮成美國現代執行人員，穿着西服的老板；他們比我高出兩呎，使我無法與他們正面相對。

我曾在一間賣顏料給藝術工作者的美術供應店工作。「多訂講一些黑鬼黃色！」老板吩咐我。「夠漂亮吧？黑鬼黃色。」

「我不喜歡那個字眼，」我用自己那股差勁的小人物聲音說。老板不屑回答。

我也在一間地產商協會打過工。有一次，發展商打算設宴會招待承包商、地產經紀以及地產刊物編輯人。你知道嗎，你所選擇那間酒館也被「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選中？」我說。

「我當然知道，」老板笑說。「所以我才選了它。」

「我拒絕寫這些請柬，」我低聲說，聲音靠不住。他靠在皮革椅上，突出那個大肚脯。他拿起日曆，慢慢地圈起一個日期。他說：「你的薪水就發到這一天爲止。我們會把支票寄給你。」

如果我一劍在手，我會讓他掛彩。

我要對付的，不但是那些愚蠢的種族主義者，我也要對付那些使我家人沒有飯吃沒有工作的暴君。

爲了替家人報仇雪恨，我要逛蕩中國天下，從共產黨手中奪回我們的農場，我要逛蕩整個美國，奪回我們在紐約和加州的洗衣店。歷史上沒有人會征服和統一北美和亞洲。身爲八十位武林舞棍高手的後裔，我應該可以滿懷信心地和威風凜凜地走到街上，鋤強扶弱。當然那八十位隱形的舞棍高手會跟着我帶領我及保護我，因爲這是祖先的慣例。

或者，他們在中國含笑九泉，幽靈散布在真正的中國人之中，而不是以長棍在推動着我。我不必對自己比不上那個女俠，感到難過。畢竟沒有烏來召喚我，沒有智慧的老人家教導我。我也沒有甚麼神珠，沒有從葫蘆裏看天下；當我餓時也沒有兔子躍進火裏。我也不喜歡軍隊。我會尋找那隻鳥。我看着雲形成尖尖的天使的翅膀，在夕陽裏飄過，可是它們又變回了雲朵。有一次，我跑了一大段路後，在海邊看見一隻小得像蟲的海鷗。可是當我走前去告訴牠我所見過的奇跡時，我還沒開口，我了解到那隻海鷗小得像昆蟲，因爲牠已飛得遠遠。我的頭腦暫時失去了對深度的感覺。我是多麼渴望地找到一隻奇鳥。

中國傳來的消息很亂。這與烏有點關係。我九歲那年，中國寄來的信令我鐵石心腸的父親也哭了。父親在睡眠裏叫喊。母親哭泣，把信弄成一團。她把信一頁一頁地放在煙灰碟裏燒掉，不過新的信差不多一天天寄到。他們不害怕打開的信，是那些有紅邊，沒有帶着壞消息的信。其他的信說，我的叔伯舅父在受審判時，被迫跪在玻璃上，招認是地主。他們全給處死了，一個伯母被扭斷了姆指後，含冤投水而死。其他伯母和姨母及堂表兄弟姐妹也失散了；其中一些突然又從公社或香港寫信給我們。他們老是要錢。在公社的親戚說，他們每個星期分到四兩脂肪和一杯油，從凌晨四點勞作到晚上九點。他們要學習一邊揮動紅手巾，一邊跳舞；他們要唱無聊的歌曲。共產黨拿了斧頭給年老的女人說：「去死吧，你們不中用。」

親戚說，要是我們華僑匯錢到共產銀行，他們可能分得一點佣金。香港的伯母與姨母叫我們趕快匯錢回去；因為她們的子女在街邊乞食；壞心腸的人卻把髒物放在他們的碗裏。

不管有沒有寄錢回去，我的父母都感到難過。有時他們對自己的兄弟姐妹要錢，感到生氣。他們不只要錢，而且講一大堆故事。革命份子搶走了四伯四伯母的店子、房子及田地。他們到四伯家裏抄家，打死了祖父和大女兒。祖母帶了零錢逃走了，沒有回來幫忙。四伯母兩手各抱一個兒子，躲在豬寮裏。那晚，他們穿着棉衣，睡在那裏。第二天，她找了丈夫。四伯也是吉人天相，大命逃脫。他倆夫婦檢些乾柴和甘薯來賣，孩子則去乞食。沒有人向他們買。他們靠甘薯和孩子的飯充飢。最後，四伯母瞧出了錯處。「我們要喊：『賣柴』和『賣甘薯！』才可以。」她說。「我們不能靜靜地在街上跑上跑下。」你說得對，「四伯說。不過他卻不好意思，走在伯母背後。」喊啊！「四伯母叫他喊。但是他老是喊不出口。她說：『人家還以為我們把這些柴拿回家自己燒呢！喊啊！』他們可憐兮兮地走着，直到太陽下山，還是賣不出去。四伯母十歲就喪父喪母，像我母親一樣潑辣。她把揹着的柴和甘薯倖然丟在四伯父跟前，罵道：『餓死啦！餓死妻兒了！』他羞得不敢出聲。她讓他一個人呆站着。他怕空手回去，於是坐在一棵樹下傻想。突然他發現樹上有一對鴿子。他放下一袋甘薯，爬上樹捉鴿子。結果，他就在樹上中了共產黨的圈套。他們批判他自私自利，拿糧食給自己的家人，而把他殺了，還把他的屍體吊在樹上示衆。他們把鴿子拿到公社的廚房煮，大家分來吃。

如果沒有財主，他們把窮人殺了，就像在故事裏被殺的財主。連鳥也會戲弄我們，真是令人迷惑。

我們所見到的打打殺殺，並不是甚麼光榮的事，而是那麼的卑鄙、污穢。在初中時，我常常跟人打架，而且常常哭。打架是令人混亂的，不知道是誰勝了。我們見過的屍體被人滾來滾去——用一張土黃色的警察毯子蓋着的，那又可憐又可憐的小屍體。媽媽把我們幾兄弟姐妹鎖在屋裏，不讓我們看貧民區的死人。不過一聽到有人死，我會設法跑出去；我必須了解死是甚麼，如果我要成爲一名女俠。有一次，隔壁有個亞洲人被刺死了，屍體上釘着一塊寫了字的布。當警察來問話時，我的父親說：『我不會看日本字。那是日本字。我是中國人。』

我也四處尋訪可以當我師父的老人家。一名紅髮的乩童對我說，一名死在很遠的地方的少女總是陰魂不散地跟着我。她說，如果我認了她，這個鬼會對我有幫助。她說，在我右掌的頭綫和心綫之間，我有着神秘交叉。我也可以成爲乩童。我不要成爲女巫師。我不要成爲一個怪人，從害怕的觀衆的柳條盤子裏接過「祭品」。觀衆一個個問鬼魂如何提高租錢，如何醫好咳嗽和皮膚病，如何找份工作。武術是給那些在螢光燈下亂踢一通的少年學的功夫。

我現在住的地方有中國人和日本人，但沒有同鄉的移民會用一種好像我令他們失望的眼光看着我。和自己的同鄉住在一塊兒，會使一個遠離中國的光輝的中國人有個地位。「那位老餐館助手其實是名俠士，」當他走過時，我們低聲說。「他曾殺了五十個人。他的小櫥裏有把銅斧呢！」可是我自己卻是個賣不出去的不用中的丫頭。現在當我探到我的家人時，我把我的美國成就，像一面秘密的圍巾，把自己裹起來，我現在應該可以吃飯了。從遠處，我相信我的家人很疼我。他們說：「在洪水裏尋寶時，千萬別讓女孩子加入」，因爲大家都這麼說女兒。不過我聽着這些話從父親和母親的嘴裏吐出。我看過他們的水墨畫畫着窮人家用長鈎子鈎沉陰居的漂浮物，把女嬰推到河裏去。我曾在一部人類學著作裏讀到中國人的一句話：「女孩子也要」，但是我從來沒聽到我所認識的中國人這麼讓步。也許這是別個村子的俗話。我不要再戰戰兢兢地經過我們的唐人街；因爲那裏的老話和故事令我煩惱。

那個女俠和我並不完全不同。但願我的同鄉很快了解我們的相似之處，讓我回去他們那裏。我們的共同點，是背上的刻字。報仇的習語是「報案」和「向五個家庭投報」。投報就是報仇，不是斬首，不是取出內臟，而是刻字。而我有那麼多的字、「唐人」的字「中國佬」的字，但它們不適合我的皮膚。

(未完)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梅淑貞

臨下班時電話鈴突然響起來。「難道打籃球的日子又改成今天不成？」

「哈囉。」

「哈囉，是你嗎？我是HS。」

「吓，」她聽了全身震動：「怎會是你？」沉默了一會，她問道：「現在甚麼地方？」

「阿羅士打，我住的地方。」

血液在她身體內急促的流盪。「我找過你，兩年前。寫信去YMCA，信被退回來，說沒有這個人。」

「啊，」他說：「我去了汶萊三年。」「你好嗎？」

「不好不壞。你呢？」

「我結婚了。」聽了此話，她緩緩的坐了下來，「是嗎？恭喜你了。」四周圍是這麼的靜。「到遠方旅行去的希望，遲遲不見歸來」
「就像一架飛機的遙遙失事，我的戀在淚裏墜毀」。

「你怎麼啦？你還在嗎？」

「在。」一段漫長的沉默。

不知是甚麼時候，辦公室裏的人都走光了。她走過空蕩蕩的陰暗長廊，滿臉淚痕。

If I shall see thee
after long years,
how would I greet thee
but with silence and tears.

回到家後，他的電話又再打來。「好點了嗎？」

「好點了，謝謝。」

「我想見你。」「甚麼時候？」

「可能一兩個星期內。」「好，我去機場接你。」

一個星期後他果然來了。她一身黑衣，黑披肩，坐在富麗酒店的咖啡座喝着雙料的乾白蘭地。他胖得幾乎連她都認不出來。

「你一點都沒變。」她微笑：「是嗎？」

他絮絮的說他的工作、工作、工作，這個人，隔了四年又四個月，還是不知道她想要的是甚麼。

「你想告訴我一些甚麼？」他終於發現了她的沉默，「好像只有我一個人說的話。」「啊，」她彈彈煙灰，「你有沒有常看電影？我說些電影裏的笑話給你聽吧。」

於是她便說了『不結婚的女人』裏的一個很好笑的笑話。「哈哈」他開懷大笑：「重見你真好，我十分慶幸能再見到你。」兩個人在咖

啡座裏舉杯大笑。她知道，他在觀察着她。

隔天晚上他便回去，她送他至機場。時候還早，他們坐在黑暗的車廂裏。她背向着他伏在駕駛盤上，遙望着梳邦機場的燈火輝煌。幽幽的問：「怎麼結的婚？你不是說過要自我放逐的嗎？」

「剛好碰上，便結了。」他的聲音是那樣的遙遠。

她不再說話，姿勢保持不變。

「我懷念以前那段日子，那是我最美麗的歲月。」

她慢慢的閉上眼，慢慢地，變成無聲的哽咽。是的，那也是她最美麗的歲月：每個星期六，她或坐火車，或乘飛機，上去怡保探訪他，和他一起渡週末。她就是忘不了這段美好，像個幽靈似的纏住她，兩年前才忍不住寫信去找他。

「可惜我當時沒有準備，而你又太認真，不然今天可能是另外一個故事。」

她聽了冷笑道：「是，都是我的錯。」像我這種人，一來便動了真感情，真不是玩遊戲的人才。」

「現在我甚麼都不想，一天到晚只想着工作。I'm a workaholic。」

「你愛她嗎？」

「不要問我這個問題。」

她繼續向着黑暗說話：「情之爲害大矣。我被多情誤了一生。」

「其實呀，你們男人，只要有份工作，有個女人肯爲你煮飯生孩子，便可以飄飄然做起南面王來，滿足得不得了。」

他笑：「既然你已經把我們看得這麼透徹，我也就放心了。」

她聽了憤怒的轉過臉來看着他：「呵老哥，我看得透徹又有甚麼

用？我的心他不放過我。」

他嘆氣道：「你那聰明，又那麼激動，兩樣加起來，真是不得

了。」

她別過頭去笑：「你這句話不對，聽起來像是貶詞。」

「因爲你凡事太過認真，所以便活得痛苦。你說你因情成仇，朋友負你，爲甚麼你不想想，你是不是真的全對？」

「老哥的話，我一句都聽不懂。但我可以告訴你，我的錯誤，當日我無能爲力。」

「不要讓你的感情驅使你，你向來就是太過感情用事。」

「呵，那便是我的性格悲劇。還有甚麼，快分析來聽聽。」

然後他便真的長篇大論向她說教，她疲倦的伏身在駕駛盤上，也不是在聽，這個人，果然不懂她。以前的種種，她一直以爲是愛情，原來都是幻象。

眼淚掛在臉上，漸漸風乾了。他伸手去板轉她的身體：「跟我說話，要看着我。」來，讓我吻你。」

「別碰我，你已失去這個權利。」說完後，又覺得不忍，便伸手指過去讓他握着。

「我要走了。你難道不讓我再看你一眼嗎？」她緩緩轉過去向着他。

「保重吧。」他吻吻她的手，打開車門下去，走向那燈火輝煌的地方。

她回頭去看他，那個人，她會愛了那麼多年，雖然由始至終，都是個錯誤。她的愛，帶給她那麼多的痛苦，與哀愁。也許她再也不會見到他了，「就讓我，再看你一眼吧。」在那燈火闌珊的地方。她將一個人回去，回去那個城市，處處都是回憶，處處都是記憶，從第十區到第五十二區，像那個長出雙足的人魚公主，每走一步都會撕裂般的痛一下。當痛苦已經到達最高峰的時候，她相信，她會看到一片澄明。

夢境

■ 落葉

一個迷朦帶點霧氣般的日子裏，我不知道我從甚麼地方出來，彷彿是看了一場電影出來，總覺得那個時候，天色陰淡，怪味得很。意識裏是在回家，那個家是我十多年前住過的地方，我出現在那條街上，看見了那間住所。並沒有即刻從門口的那個樓梯上去，我也不知道我爲甚麼不走上，我只是坐在樓梯口，事情就發生了。

首先是聽到了鬧嚷的雜聲，繼着是一個胖女人的叫罵引起我對她的注視，她的胸前的衣服已被撕破，緊跟在背後的是幾位女人，也在怒氣的罵着。

罵着罵着的從我面前經過，我才發現胖女人就是住在隔壁的八姑，跟着她背後的幾位瘦女人就是她家的女佣人。不知道爲甚麼的，女主人的女佣人的裝扮完全改了樣，卻是泥水工人的骯髒衣著。

那個八姑就在大門前的一個角落檢拾到了一塊長木板，反身向跟在背後的其中一位女佣人身上拍去，那位女佣人是乾瘦且直高，樣子長得並不好看，是直直呆呆的站立着被八姑那樣用木板拍過來拍過去，從街這邊拍到街那邊去。發現到瘦女人便在街邊逐漸的矮了下去，身軀一直往下低沉，沉到了不見她的頭顱的時候，我勇往直前，要看個究竟，才發現那是一條溝渠，那個女人沉落下去的地方是溝渠的鐵蓋開口處，那麼，那塊重重的鐵蓋呢？那個瘦女人完全不見了，完全的深陷在黑烏烏污水的溝渠裏層了。

好像許多人知道了這件事的發生，都是沒有一個人肯上前援助，或是阻擋八姑那種把人置於死地的卑恥行爲，那些人是袖手旁觀，隔岸觀火。

我就這樣奔走了起來，在街的一角，意識裏在找電話，我要報警，我要揭發這件命案的發生過程，就在電話未會出現的一刻間，想到了莫管他人瓦上霜，還是自掃門前雪的好。我又從街角走了回去，經過了一間咖啡店，有人在對話：

我會拆他的骨頭。
甚麼時候？

就是時候。

那個人講的是我，說我在管人家的閒事，有點心驚膽怯的，我沿着住家門口的樓梯上了樓。樓上住了好多伙的人家，我走過她們的面前，他們都說八姑家裏的一位女佣人死了，聽說是病死的。

她明明是跌進了溝渠裏被溺死的。我不敢講甚麼。我回到了，我和媽媽及妹妹和叔叔所住的那間房裏，房裏走出了一位女人，她不是我的媽媽。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臉孔也是白色的，我看見過她，不記得在甚麼地方見過。

房裏的人都在坐着，靜靜的坐着。我從書桌面上的那扇窗口，看下去，那是八姑的家。我們都是那樣偷看八姑一家人的行動的。我現在也是在偷看，看八姑她們有任何行動，我看到了那位瘦女人坐在一張輪椅上，移過來又移過去的。不是說她死了嗎？我要到屋前面去看，大家都說她死了，她死得很慘。我想到我沒有去報警，讓她死的明白不白，心裏感到恐懼萬分。我步出房門，那位穿白色衣服配一張白色臉孔的女人又出現了。她說她幫我媽媽倒熱水，她手中有一個杯。

我看清楚了她的臉，她就是被溺死了在溝渠裏的那位瘦女人。我口裏唸起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一直唸下去。我想到了抽屜裏的那面佛牌，就拼命往抽屜裏搜，搜了又搜，才被搜了出來。佛牌在我手心一放，房裏的情形就不同了！房裏的人都會動了，那個瘦女人站在房門外，我把佛牌對向她，她用她的手來抓我手中的佛牌，我不能讓她搶走我的佛牌，我彷彿要她知道，有我的佛牌存在，她必須離去。她沒有離去，她抓住了我的手，越抓越緊，我喊，我喊

星月白鳥

張瑞星

他在無盡的黑夜裏看到白鳥掠過如星。她是那麼誠摯真心的相信了。在冬末初春的風夜，所謂白鳥，所謂星，是他孤獨意志的美麗火花，飄忽閃掠在他心靈漫無邊疆的深夜空間。而他相信，他真的看見白鳥在夜之闌空掠過如星。

他緊握她微涼的手，說：「謝謝妳。」

白鳥。白鳥。他閉上眼，甚麼也沒看到。

那麼就張眼吧。珍惜眼前無盡的誠意與信任，一如你珍惜白鳥。珍惜眼前毫無保留讓心靈之溫泉流過的人，一如你珍惜夜空的星子。有朝一日，天荒了，地老了，如果你還存在，你該記取曾經有人那麼無私無疑地接受你說的：在無盡的黑夜裏看到白鳥掠過如星。果爾人間有這麼一個人，你何必還讓自己是寂寂子子伸手不可觸及的闌夜白鳥呢。嗯，飄飄何所似？停下來，停下來，尋找你的微風沙岸吧。

他現在看到的是月。他告訴她。她會意微笑，望着落地長窗外的黑夜。

曾經月是那麼遙遠荒涼的意象。今夜他相信月是伸手可及的安詳了。他望着她，開始相信生命裏確實有些東西不由你不信，比如緣，比如愛……

初嫁

● 張樹林

如果你是鄉愁

該嫁給那片泥香

在家鄉

不再用圓月貼思鄉的傷口

流洩回去的惦念

如果你是最多情如初戀

該嫁給流浪的人

叫他不再夜夜在夢中流浪

叫他有一床最溫暖的記憶

赤裸的太陽最先從他清癯的胸膛升起

如果你是影子

該嫁給孤獨的老人

日日夜夜

陪他把白天曬乾的往事
夜裏再抖出來下酒，猜拳

如果你是燈籠

該嫁給飛簷

黑夜裏亮着一生身世

每一夜有一個夢

夢裏你我不盡相同

如果你是河

該嫁給水源

赤手赤足

投石問路

尋回家去

如果你是故事

該嫁給說書人

把你如牙齒般藏在嘴裏

遇見知音時

再吐出來刷亮一番

如果你是五月的粽

該嫁給過江的龍舟

滿懷心事

每年訴說給兩岸聽

到底有沒有人聽懂？

如果你是一首長詩

該嫁給知音人

看得懂，聽得見

你如深井般的激情

如秀髮般的柔意

如果你是人

該嫁給甚麼？

La Maitresse

■ 張媚兒

又一次，我來到這座頂天的公寓
抬頭望一望
她是否仍在憑欄，在空茫中
觀看欲昇的曙天
或欲降的暮色

而我甚麼也沒有帶給她
除了我的熱情
還有期待中的狂喜
與微微的微微的愧疚
除了這些，我甚麼也不帶來

每次我來

刺刺敞開的窗戶

迎進了高樓大風

那窗簾，只有那窗簾

寂寞寂寞的幌動

這一次，我要帶給她驚喜

不敲門，不動聲色地

貼身在房門外窺視

驚愕中發現

她正對鏡，入神地

童稚一般的天真

與無邪，在扮着

各式各樣的鬼臉

在一望無際的雙人床上

緊壓着胸脯

與我的哀痛

她微笑道：「即使我成不了

你幸福的主婦

但因爲因緣際遇

就讓我做一個

快樂的情婦吧。」

落地四重明鏡裏的人，顯得呆拙的手正持捏塑那條素色的領帶。突然像覺察甚麼異樣似的，他凝聚浮現血絲的眸子，向前挪移了一步，發怔的瞅住自己。

這就是林醫生呵！那個有名的外科醫生，年輕有爲的杏林俊彥……………
他摸了一把瘦削白皙的臉頰，嘴角因爲嘲諷和無奈的意識隱隱的牽動了一下。於是，帶着彷彿可值伺的倦意他就又整起裝來。從衣櫥取出黑色肅穆的西服攔在一旁的沙發後，他在傍窗的藤椅頹然的坐了下來。

雅緻的起居室除了冷氣機鐵肺喘粗吐的氣息外，沒有明顯的動靜。

秀——瓊，瞧了一下錶，他別過頭來想喊，但是強忍了下來，又把名字無聲息的吞嚥回去。唉！到今天還是這樣。他在心中嘔咕，欲裝出世故的從容，半響又覺得有些困難，驀地他毛躁地拉開窗簾，幾道日光迅捷，霸道的完成必然的突破，四樓底下的仁愛路於是來到眼前。

戲 票

點 冰

那夏季午後的雷雨精靈地帶來短暫的涼意後，危祿般的太陽就又接管大地，餘下幾處閃閃斑駁的水窪。總是那樣的，路是人走的，儘管人們呼嘯的以各種代步的工具踐踏在它的脊樑上，它也是無言的承擔。還有比來去匆匆潮汐席捲的人蟻更能襯托都市的嘈雜和紊亂的嗎？人果真早被釘死在宿命的軌道上？爲甚麼我們非得要以速度來徵逐時間，若無止息的迴旋奔波？他想着，喟歎，繼而又若有所感的痛恨起眼前的律動……

開快車吧！你們儘管去開快車吧，神氣的去呼嘯，去招搖吧！……

臨窗僵坐不動的姿勢，再也無能平靖林醫生內心的蠢動。他試着放鬆自己，想捕捉寧靜的意象，可是顯然失敗了，這個八月的下午，他不能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思緒。倒是平日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那種不必用醫生職業上的直覺去體察的小事，此刻環伺着他，就像西部哇哇吶喊的紅蕃，隨時施放突擊，挑動他的警覺，掀開塵封着記憶的箱篋。

上禮拜二的晚上……

林醫生從台大醫院驅車抵家，客廳裏飄過來電視的聲音。

明倫坐在電視機前，坐得很近。

聽到林醫生換取拖鞋的聲音，孩子轉身揮着小手，「爸！快來！」話畢，又把頭彈轉回去。

他笑笑，有點勉強，「甚麼事？」幾分倦怠的口氣。

明倫指着螢光幕，「爸！你看，是電影介紹。」

哦！原來又是名記者主持的「電影街」時間……他自忖着，在孩子的身旁坐下。

明倫的視線緊緊的粘在那變化萬端光閃閃的畫面上，他口啓，微征，儼然看出了神，偶爾還從牙縫跳出幾聲驚訝。林醫生憐惜地望着他，把猶存藥水味的手掌攤搭在孩子纖細的肩膀上，這才從明倫的頭上斜斜地掃過去一眼。只見兩個穿着怪異服裝的科學超人，在廿吋狹窄方塊的小空間裏，撲殺、對打，嘍喝不止，當過招正臻火熱之際，畫面輒然中停，緊接着名記者露面起而代之……

「爸爸！帶我去看電影！」孩子喊道，翹首望着他。

「好嗎？爸爸！」

「看甚麼？」

「中國超人，就是剛剛電影介紹的。」

他不語，心想：最近頗忙，恐怕沒有時間，可是一接觸到孩子殷殷期盼的眼光——理智顯然沒有約束作用，「好啊！」聲調突然高亢起來，顯得有點突兀。

「哇！真的，爸！說真的喲！」小孩掩不住高興的跳了起來，拍着小手。

「甚麼時候？」也許因為謹慎的試探，孩子放底了聲調。

「就這個週末。」林醫生說。

孩子更高興了，跳着，叫着，直奔廚房就要找張媽去，突然像臨時想到甚麼似的，又折了回來。

帶着濃濃懷疑的表情，「爸，這次可不能騙人唷！」

林醫生心虛地笑笑，誇張的點了點頭，說：「放心！這次絕對不黃牛。」

孩子滿意的走了。

唉！也真是罪過，孩子都八歲了，一家人出去看電影的次數究竟有幾次？也難怪明倫高興，林醫生燃起一根煙，滿腔感觸的猶兀自端坐在一旁，忘了關的電視若無睹的橫在面前，噤哩哇啦的響着。

可不是嗎，林醫生還記得頂清楚，當年他在班上追求秀瓊時，就曾在一家餐廳煥散典雅，鬆緩氣氛在燈光下，握着伊的手向伊訴說他重視家庭，喜歡孩子的襟懷。那時，他似乎斬釘截鐵的宣稱他將來一定要多勻出家庭生活的時間，多跟妻兒在一起共享天倫之樂，把日子綴飾得多彩多姿的，絕不會成爲只能看病的呆板醫生。不錯，他是這麼存心的，至少在那時候是如此。可是，事實呢？畢業已經整整十一年了，在職業上已經是活人無數的外科「名」醫了，名氣響了，利也隨後跟進，可是獨獨未曾兌現寬美滿家庭生活的承諾，一直都是忽略了孩子。秉性好強的秀瓊自己也在婦幼醫院上班，夫婦倆都忙各的，哪有多少時間跟明倫在一起。找了個可信賴的張媽料理家事後，與孩子的隔閡似乎又加深了一層。想起來也真是可矣，夫婦倆都是學醫的，居然還效法舊時代的人們一樣的請別人來帶自己的孩子！有時秀瓊向他指陳：如此下去對孩子是一種虧欠和缺憾，他總是推諉事非得已，說等再過一兩年他

昇了主任之後，一定會彌補孩子的。偶爾張媽也會好心的建議他們再有一個孩子，好跟明倫作伴，可是總被林醫生給否決了，一個孩子已經無暇多親近了，能再有第二個？

張媽在廚房叫吃飯了，林醫生應聲道：「來啦！」把香煙死命的朝煙灰盤底擠壓，心頭湧起意念：明天一定拜託醫院的老蕭，要他在週末幫我事先買戲票去。

……

戲票？林醫生像觸了電似的從藤椅跳了起來，記憶的場景暫時褪逝了下去，此刻他所在意的是戲票——那三張薄薄未曾撕角的，老蕭在上週週末六點半就送到林醫生家裏來的戲票。他大步跨向書房，在書桌的抽屜裏顯得有些急躁的開始翻找起來。不一會，他鬆了一口氣，找到了！他把戲票自一本電話記事本裏小心地夾出來，仔細地端看着，像面對甚麼親人似的，默默地端看着；以手指輕輕地揉擦着，像撫慰甚麼親人似的，來回地輕揉着。

「致新——」致新！「起居室內傳來斷續的呼喚。他猛然醒覺，落寞的自書房走了出來。

眼前的秀瓊穿着一襲素白的服裝，臉上薄施的脂粉，掩飾不住那眸子底下冷黑的眼圈。「致新，時候不早，我們該走了。」秀瓊蠕動雙唇，露出皓齒，「張媽來過電話？是不是先去了？」有氣無力地說着。

他點了一下頭，手中還抓着那三張戲票，順勢前驅就要去取擱在沙發的上衣。「致新！致新！」秀瓊從背後叫住了他，聲音仍是低低的。

「致新，我還有一件事要跟你說，待會兒，那位司機倘若又出現在火葬場，你可千萬自己制點，不要再向他動粗。不要忘了，你是一個醫生，有名的外科醫生，嗯？」他轉過頭來，由於複雜一時不能廓清的意識，他的臉肌整個很不協調的扭曲着，做出怪異突兀的表情。半響，他依舊默默強忍的點了頭，可是緊捏着戲票的手指頭，卻開始微微的顫抖了起來……

他把車子駛出來，秀瓊登上車。

「我要把戲票燒給明倫……」林醫生渾沌空茫的咕囁着，那聲音像來自另一個蒼涼陌生的世界。

「我要告訴他，我票都叫人先買了……」

「致新！你在說些甚麼？」語氣透露着不耐與困惑。

他沒正經回答，秀瓊快快地，將兩臂交叉相抱於腰際，把頭往後攏靠過去。

「我這次沒有黃牛……。」他把排擋換入一擋，車輛朝向既定的方向，有意識的滑駛過去。

遠處天邊漸落的夕陽，仍賣力地把它之餘暉給灑到仁愛路來，將街道這旁一排聳立參天的大廈燻出一串巨碩的黑影，叭叭的喇叭聲漫天震響，下班的人車更囂張地鑽擠爭道了！

約稿

我們希望收到的作品是

紮實的創作
公平的評介
最新的翻譯
獨到的理論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只要好的作品
不拘內容形式
不分派別主義
不限字數多少
不看作者名氣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
- 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
- 譯稿必須附原文
並註明出處
- 來稿請附中英姓名地址
以便我們寄發稿費
- 除非附來回郵信封
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

《台灣當代詩人簡介》



吳天才編著 ● 厚一百八十頁 ● 資料豐富詳實 ●

本書共收錄三百卅餘位台灣新詩人的小史，同時配以作者個人玉照和若干幀生活照，奠定本書在中國詩史上的價值與地位。「台灣當代詩人簡介」讓你一覽台灣當代詩壇風雲人物的面貌。

每冊馬幣六元 ● 美金三元（海外）

郵購處：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Malaysia.

C.K. 毛 □ □ C.K. 毛

■ 黃潤岳 ■

在大學裏。我是學外文和國際法的。畢業之後，好容易在一個洋務機關裏，找到一個辦事員的職位。

那時正是抗日戰爭的末期，物質生活是愈來愈困苦。不過，每個人都有最基本的生活津貼，儘管地位低，薪水少，吃飯和一點點零用是不成問題的。由於戰時通貨膨脹，貨幣不值錢，薪水的高低，對收入來說，幾乎是沒有甚麼差別。也就是說：我們一月拿一百二十元的辦事員，和那些拿三百五百的專門委員，以及和那些拿五八十的書記，都相差不遠。

這既是一個洋務機關，多數職員都喝過海水，去過外國的。其次就是都會一點洋文。所謂洋文，不一定是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阿拉伯文……也許都有人會講會寫。至於我呢，我懂一點英文，也可看一點法文，如果有字典幫助，我也可懂一點西班牙文。我第一天去上班，首先看到的是書記，一位道地的標準四川人。因為我們下江人，雖然寄居在重慶，都有點瞧不起當地的四川人，認

爲他們是土包子。於是當我們講到四川人時，總是拖長音調，叫成四——川——人！我在重慶已經住了四年多，我的四川話講得相當好。我和這位書記可以用他的鄉音交談，因而相當投機。我雖不是四川人，我可也不是下江人，因爲我們湖南和四川是毗鄰的兩省。

不久便進來了一位老人家，白髮蕭蕭，龍鍾老態。書記爲我們介紹，彼此點了一下頭。他就去用電爐煮他的早點。後來才知道他是這個機關的元老，如今年歲已高，掛一個名，領一份薪水在終老。在他身上，我就看出了一種悲哀。他從前也是有過一陣光輝的日子。在意大利住過，還討過意大利太太。最後是孑然一身，將辦公室當作家。

陸續還進來幾位同事，西裝畢挺，頗有幾分洋氣。這樣才看出有點洋務機關的味道。最後來的是主管，大家都稱他「科座」而不名。他向各人點頭微笑，對着大家將我介紹爲「黃兄」，指定了我分內的工作，要書記替我安排一切，從此我就正式成爲職員之一。

我坐在毛先生的旁邊。那時候，叫毛先生似乎是別有所指，因爲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也姓毛。於是他要我稱他爲C·K。他本來有一個很古雅的中文名字。可是大家都認不得。音好像是啓庚，說順口便是幾根。這樣一來，在背地裏都叫他毛幾根，或是洋化一點叫他幾根毛。大家叫成了習慣，漸漸當面也如此叫。好在幾根與C·K差不多。

毛兄是江蘇人，他卻要加一句是在上海長大的。其實各省各市的人都擠在四川，上海不上海，誰也不在乎。我既然和他的辦公桌相鄰，我們的關係就比較密切，交談的時候也多。他的嘴中常常啣着一根香煙。有時也會遞一枝比較名貴的給我過過癮。

我常常抽他的香煙，覺得有些過意不去。有時我買零食品去辦公室，也分一點給他。有一次，我要送一粒柑給他，他謝而不納。他說：「我剛剛喝過牛奶」。

這一下倒把我這個沒有喝過海水、又不是上海人唬住了。喝了牛奶再吃柑，牛奶在肚子裏因柑的酸而結成塊，變成沒有用。照我所了解的衛生常識，食物到胃裏都要被胃酸溶化。牛奶怎麼變成沒有用？我是在湖南長大的，所謂魚米之鄉。從來沒有喝過牛奶，甚至沒有看過牛奶。我的弟妹小時候都是吃奶粉；那時候叫做代乳粉。

他不時和我談些他當年在意大利的生活。繪影繪聲，有如天方夜譚。

我們那個機關雖然處理的是洋務，內外公文往返卻都是用華文。我有四書五經的老底子，

新文學書籍也看了不少。對於這些半文不白的公文，明白了它的程式之後，擬稿爲文，得心應手，易於反掌。再看看那位毛兄，檔案文卷擺上一大堆，又是煙，又是茶，咬着筆桿，一天辦不出幾件公文來。好容易擬妥，送到科座那裏，又刪又改，只好拿回來，自己才磨清一份送上去。

我的稿，多是比較冗長複雜的。科座有時也是把它刪改得一塌胡塗，卻從不要我自己再抄。他會要書記抄一份，自己簽署，作他自己所擬定的。也不要我簽名。

我要辦的公文，慢慢就愈來愈多了。我心裏想：反正在辦公時間就辦公，多點事做不會閒得發慌。毛兄看着公文就頭大，沒有公事可辦的時候就到別人辦公室去聊天。他成了包打聽，各種馬路新聞都來了。有了他，在我們這間辦公室裏頗不寂寞。

我是初出茅廬的，聽着毛兄那一套，至少也是常識和掌故，藉此可以明白一些社會的百態。

遇上有意大利人來的時候，毛兄就神氣了。只聽見他滿口的「多」、「羅」，我們聽不懂一個字。洋人一走，他就有得吹。

有一次，他趁着科座不在，向大家說：那個常常來找他的洋人是意大利大使館的秘書。對於我們的合作，非常感激。將來要爲我們每個人向意大利政府申請一個勳章。

我們大家都曉得他愛吹牛，也從沒有人去戳穿。他的法螺越吹越大，我以「信以爲真」的態度在答腔，成爲他的知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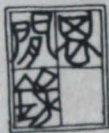
有一天，他拿來一方小金塊，火柴盒大小，薄薄的。從前太平盛世，那個家裏沒有黃金。他看見我一點驚奇之感都沒有，便指着上面，說：「老黃，你看看。」我看見上面有幾個阿拉伯數字。他要我再仔細看，同時還指着數字前面兩個英文字母CK。因爲CK就是重慶兩字的英文簡寫，我沒有聯想到他的大名。他看見我如此頭腦不靈，頗有失望之感。「老黃，你大概還不知道，我做過中央造幣廠副廠長。這些金條都是在我手裏發行的，所以我將CK鑄上，作爲紀念。」這真是吹牛不打底稿。他煞有介事，一板正經。我便幽了他一默：「毛兄，你吃了多少條？」中央銀行發行了兩種金幣，通常稱爲金條。他拿來給我看的，是市兩一兩重的，另有十兩重的，乃有小條大條之別。

他果然做過造幣副廠長，何必還要和我們一起來「抹」辦公桌？

抗戰勝利了，我們大夥兒還都南京，毛兄立刻去了上海。他的家眷住在上海。他自己拜六坐火車回去，禮拜塗夜車來。僕僕於京滬道上，的確是中央大員一般。他又有得吹了，因為我們很難去一次上海。事隔卅多年，我只記得有一次，他忽然勸我不要幹這個吃不飽餓不死的工。我的確有些厭倦。我便告訴他：湖南老家，父親有點田地，靠近長沙。我想回老家吃老米飯。

「呸，回甚麼湖南？跟我到上海去。我正在接洽，弄一批美國吉普車，開一個大規模的出租車行，先安置一批老朋友。然後，我們再來搞一個國際貿易公司，做美國和歐洲的生意。意大利是我的老地方……」

隔不久他就又會有一些新的消息，報導他的計劃進展的程度。有時候，還拿一些英文信件來顯示。言談之間，好像很看重我，要我擔任總經理之類。他吹牛不打底稿，我做聽衆也不花本錢。於是我也向他胡縐一些設想。我們兩個人好像都是胸有成竹，指日可以開始我們的大企業。可惜我等不及，離開了南京。他卻一直留在那個機關。我們也沒有再會過面。如今我常常喝鮮牛奶。當我喝完牛奶又要吃橙的時候，有時不免會想起這位毛兄來。



□冬竹

山林的夢

想要安睡

我就散髮種植山林的夢

山林一定躲着葉的話

藏着鳥的歌

唱流水的韻

我就是不要這許多愁

許多寂寞加重我的孤獨

走在藍天下我要眺望

一田搖盪的綠

有人哼輕快小歌走來

有人打盹聆聽樹蔭的秘密

有人流汗揮鋤將歲月種下
有人用講不完的故事哄騙小孩

以前不懂賞景觀物
現在框入生活內境

我是一樹需要受雨露風暴
是一樹得接受陰晴蛻變冷暖

我想擁抱雲飄浮

我不願坐成一座寂寞的山

可以讓我是展翼翩翩的雲麼？

可以讓我是澎湃的浪潮麼？

可以讓我一路上風沙塵動麼？

而前面的景在何處呢？

前面離我遠麼？

如果我站在前面的尖端

我可以心靈愉快

安寧擁抱山林的夢

入睡

丁雲著

短篇小說集：『看山歲月』

● 陳蝶與李錦宗寫序

丁雲是個要立志做作家的人。他在惡劣的環境中埋首創作。在現實的社會中，他對文學的熱衷，是一種自我的鞭策。然而他並沒有因此而屈服，始終服膺於自己的理想。

本書是丁雲的第一本小說集，內收十二篇短篇小說。陳蝶在她的序中說：「他（丁雲）對文學創作又進入宗教式的虔誠」。丁雲以樸素的文字，寫他最熟悉的山林人物，他們的存亡掙扎。本厚由書紙印刷，厚一八六頁。定價每冊馬幣四元。

郵購處 ··· Tan Chun An 25, Jalan 13 Kaw 19, Di
Jalan MMeru, Taman Kelang, Kelang, Selangor.
或 Buku-Buku Evergreen F111-F-112, Sg. Wang Plaza,
Jalan Sultan Ismail, K. Lumpur.



看山歲月

丁雲著
呂游題

父喪

□ 梅淑貞

五個兒女之中，魏企儀和她的父親魏燦鑒最爲親近。大姐魏玉蘭，二姐魏玉蓉，兩人比魏企儀年長十餘歲，可是都十分敬畏她們的父親，兩個弟弟從小到大也是不大敢和父親面對面的談話。只有魏企儀才不怕他。

她還未上學讀書，便已經認識了好些字，媽媽在家裏教她的。待上了一年級，便開始看『兒童樂園』、『南洋兒童』等小孩書刊。她吸收得很快。有一次，她看着『南洋兒童』，突然放下書，向着正在看報紙的父親問道：「爸爸，爲甚麼我們要姓魏？」

她爸爸移開報紙笑起來：「傻的，祖先姓魏我們便姓魏。」

她不服氣的說道：「姓魏的都不是好人！」

魏燦鑒作出生氣的樣子：「亂說，誰說姓魏的都不是好人？」

「哼，你看，」她把『南洋兒童』遞過去，「這個魏忠賢不是大奸臣嗎？」

她的父親撫着她的頭髮哈哈大笑，說道：「是他而已呀，關我們甚麼事？」

「爸爸，我的名字也不好。」她知道父親最疼她，就越發撒起賴來。

「哦，」父親帶笑的看着她：「你的名字又有哪個地方不好？」

「企儀不好，企是有企圖，我要跟姐姐她們，叫玉儀。」

「哦，你認識的字倒不少啊。」然後他又裝出板着臉的樣子說：「你這個企不是有企圖，是站着的意思，明白嗎？下次不要再亂說啦。」

許多年後，她才從母親的口中知道，父親因爲一連生了三個都是女兒，如果一直這樣「玉」下去的話，第四個恐怕也是女兒，因此便替她起了個完全迥異的名字，果然，自她之後，下面兩個都是兒子。

「哼，爸爸也是重男輕女。」她鼓着腮幫子說。

但她愛她的父親依然如昔。

自她八歲那年開始，父親便赴高淵工作，每個週末回家一次，帶着企儀和弟弟去看電影。那是她一星期中最快樂的一天。而母親卻留下來照顧最小的弟弟，她對父親所愛看的電影並無同好。

這種週末歡娛，一直持續到她上了中學。

她逐漸明白父親是個寂寞的人。在家的時候，他沉默的時間居多；而她，已到了有很多話都不能對父母訴說的年齡。他最喜歡那首粵曲「客途秋恨」，播了一次又一次。「涼風有訊，秋月無邊」，共同聽着哀怨的南音，在那一刻，父女之間有着一種奇異的瞭解。他原是一個一生都是在窮途落魄中渡過的書生，但遇上的卻不是麥氏秋娟。

※※

※※

※※

※※

※※

離開「明日」狄斯哥，又在燕美律喫了宵夜，魏企儀新近認識的小男朋友送她回到住所時，已過了午夜十二點。

同屋的男孩下聶還在客廳裏讀書，這幾天他正忙着準備大學的年終考試。

下聶一見到她，便說：「你家裏來了電話，說你的父親情況十分嚴重。」

她正在脫鞋子，一聽此話，便呆了一陣，倚着牆失神了一會，才問道：「還有說甚麼嗎？」

「噢，叫你明早立刻趕回去。」

情況十分嚴重。已病入膏肓了。要來的總會來的，但想不到會在今晚。剛才她還在跳舞狂歡，而在北方，那個生她育她的城市，他在那裏輪着奄奄一息。

「原諒我，爸爸。」她坐在床沿，雙手掩臉。數月來唯一的一次出去，就這麼巧。

家裏沒有電話，剛才的電話，一定是弟弟走去離家約半哩的公共電話亭打來的。那已是兩三個鐘頭前的事，此刻不知怎樣了。可能他已經厭了氣，永久的離開了這個並沒有給與他很多的世界，啊那個生她育她的人。

她怔怔的換了睡袍躺下，輾轉不能成眠，慢慢的終被疲倦所征服。

她從噩夢中驚醒時已是凌晨四時。回憶剛才的夢境，竟然和四個月前的噩夢一模一樣：她一抵步，便見一家人全身縞素，父親已經去世了。誰說夢不會重複，她就接二連三的做着同樣的噩夢。第一次的夢尤其驚心動魄。她在那天下午下班後看到父親的信，說他身體有點不適，當晚她便夢見他去。那一次，她在夢中痛哭失聲。

因爲心境和工作的關係，已有半年她不會回家。接到信的兩個星期後，趁着幾天的開齋節假期，她便回家一趟。

見到父親，只發覺到他比半年前消瘦，但精神看來還好，便放心不少。問起他的病，他微笑說：「看過醫生幾次，也沒說甚麼，只是瘦了十磅。」她聽了也就不以爲意。豈料她返回吉隆坡不到一個月，便接到家裏打去她辦事處的電話，說父親已經進了醫院。她便立刻忙着交待工作請假訂機票，以便第二天早上趕回去。當天晚上，她又做着同樣的噩夢。

二姐玉蓉一見到她回來，便忍不住哭了出來。她覺得十分詫異。她不明白爲甚麼她要哭。過後姐妹二人坐在屋外的長木椅上默默無言。

「真的那麼嚴重嗎？」過了很久她才問道。

「你還不知道，三天前開了刀，他就一直留在急救室裏；嚴不嚴重，你想想看。」

「醫生說過甚麼沒有？」

「他甚麼也沒有，我們不會講英語，也不敢問。」說着，她又哽咽起來。

「可能不會嚴重，不要亂想了。」她仍然抱着希望的說。

「等下你和媽送午餐去，見到那個醫生，一定要問清楚到底是甚麼病才好。」她答是。

去到醫院，探聽到父親今早已離開急救室，住進了普通病房，她的希望便越加濃厚。

父親顯得很疲弱，但精神比想像中好。見到她，他牽露出微笑。他說：「手術過後好多了。沒開刀前肚子脹得難受。」過了一會又若有所思的說：「醫生說他還未檢出病症。」過後母親便餵他吃帶來的魚粥。

母親低聲對她說：「探病時間一過，醫生便來巡房，我們去外面等他出來時間他。」

她站在走廊外看着那名美國醫生一張挨一張病床的慰問每一個病人，旁邊有個華人護士跟着。醫生停在她父親的病床前時，她看見父親在跟那名護士說話。那醫生仍然一臉的好笑容。她在外面竟然看得痴了。這樣的一個好醫生，所帶來的一定不會是壞消息。

醫生一走出來，她便立刻沖上前：「醫生，請問那個名叫魏燦燦的患的是甚麼病？」
醫生撫着下巴，看她一眼問道：「你是他的甚麼人？」

「我是他女兒。」

「啊，很抱歉呢，你父親患的是肝癌。那天開刀一看整個肝是癌細胞，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啊，整個世界彷彿在那一刻停頓，她貼着牆壁呻吟着問道：「他還能活多久？」

「嗯，不會久的了，最多只有兩個月。」她聽了心如刀割，淚湧如泉。
母親見到她這種情狀，便知不好，也號啕大哭起來。

醫生拍拍她的肩膀說：「安慰你的母親吧。」

母女二人分別站着，各人流各人的眼淚。旁邊有個護士便拉她說道：「叫你母親不要再哭了，老人家會哭壞的。」

母女二人滿臉淚痕的回家，兩個姐姐見了心裏明白，便又哭成一團。哭他們已判了死刑的父親。

魏企儀在極度哀傷中幾乎想笑了出來：「這種抱頭痛哭的鏡頭，以前以為只有在婆婆媽媽的電影裏才有，想不到在真實世界中也一樣會發生。」至少我們知道父親還剩下兩個月，我們還剩下多久呢，沒有人知道，今日復明日，還得營營逐逐的活下去。「過了兩天，父親的情況已趨穩定，她便回去上班。」

自此之後，她便拒絕一切約會，偶然會獨自去看場電影，她看到的只是一片荒涼。行將死去的不是他，生命也在她的身體內一點一滴的流逝。記不起從幾歲開始，她上街看電影

時便不再拉父親的手。只有一次，也是晚上去看電影，下着大雨，父子女三人進去戲院坐下時都淋濕了，她伸手過去一探父親的手臂，覺得自己一陣震動。很多年後，她對這件事還存着很強烈的記憶。她不明白爲甚麼要探手過去，更不明白爲甚麼當時會震動不安。這回憶，時不時會幽靈似的出現。

她每隔一兩個星期便回去一次看他。有時遇上她心情好的時候，她會對同事笑說：「哈哈，我現在成了南北兩地的空中飛人吔。」遇上她心情不好時，她也會說：「我現在是替M A S打工。」日子在煩躁不安中渡過，她不知那一天是甚麼時候。到了九月底，醫生所說的期限，父親仍無大改變。她開始懷疑醫生的症斷是不是準確，可能他症斷錯誤呢。這麼想時，她又幾乎高興了起來。但她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一直都這樣不好不壞的呈膠着狀態，她也是高興的。

早上起床後，他會出去屋外走動，回來吃早餐，大口大口的吞着藥。她看着他吃藥時的真摯與虔誠，幾乎衝動得想喊出來：「沒有用的！這藥只是止痛藥，活不了命的！」她扭轉頭，不忍再看，那一張已寫上死亡對生命仍充滿希望的臉孔。對一個一生真摯的人說謊，是多麼的殘忍。但我們卻活在一個謊言世界裏，多麼的不幸。

踏入十月，死亡的陰影開始在他臉上出現，他躺在床上時間也越來越長。她仍然隔一兩星期便回家一轉，在驅往機場的路上，每一次心中都在狂呼：這會不會是最後一次？這會不會是最後一次？

她見到他時，有時是清醒着的，有時是昏睡的。清醒時，他不再追問他患的是甚麼病，彷彿他已經知道是沒有希望的了。姐妹三人坐在廳裏談天，有時談她們的父親病況，有時談別的時高聲大笑，笑後又覺得不安，她便靜悄悄的溜進他的房間，看他是否被吵醒。如果他仍然昏睡，便覺得放心。他醒了，便問他：「你今天覺得怎樣？」他疲倦不堪的答道：「還不是一樣。」永遠是同樣的問題，同樣的答案。

母親對她說：「你眼力好，替你父親修指甲吧。」她欣然的接受這任務，第一次替他修剪指甲。他的指甲變得又黃又厚又硬，修剪時嘩啦啦作響，她有眩暈不真實的感覺。已經多少年了，她不會和父親這麼接近過。黃昏的日影透窗而來，父女二人一起沐浴在一片金光燦

爛裏。

一次大姐悄聲對她說：「我認識一個人，也是這個病，病發後一個月不到，便去了。沒想到他會拖那麼久。」她想了一會才說：「他是不捨得。」但他好像已知道不會好的了。」大姐搖頭說：「怎會不知道？他看到你一兩個星期便回來一次，嘴裏不說，心裏也是明白的。」她不再作聲。

十月底她回去時，母親流着淚向她說：「看情形，大概是這一兩個星期內的事了。你去看看他吧，他現在連坐起來的氣力都沒有了。」

她進去看他時他正昏睡，發出很大的鼾聲。她看着他，臉上身上的肌肉都消失了。

她們都已預備了喪服，她看着那一件件黑衣，心痛如絞，卻又覺得滑稽：彷彿每一個人都巴不得他早點去。母親拿給她看她給父親買的衣服和鞋子，說花了超過一百塊，她閉上眼，不忍聽，也不忍看。

這一次回去後她便晚晚做着各式各樣的噩夢，睡醒後比未睡前還要累。她還得照常上班，還得照常吃飯睡覺，要應付各式各樣的人，友善的與不友善的；不管她做甚麼事，死亡的陰影都一直籠罩着她。她最希望做的事便是能夠隱遁入另一個世界，一個無所謂生命或死亡的世界，在那裏，時間是停頓着的，因此也無所謂日昇或日落。也許這樣，她才不必去忍受天黑後還有天亮的折磨。

※※

※※

※※

※※

※※

好容易挨到天亮，她收拾了一點行李，便趕去公司請假。她也不知道要請幾天假，只好向老板說父親病危，要趕回去看看，看過情形後才能決定。洋人老板卻也表示同情，叫她不必掛念工作，有事便打電話來通知。

她以爲一踏上家門一定是哭聲震天的，豈知竟是靜悄悄一點聲息也沒有。她正覺得詫異，放下行李想進去看看，二姐卻在這個時候走下樓梯。

「爸爸怎樣了？」她緊張的問。

「你去他房裏看他去吧。昨晚很嚴重，醫生給了藥，又緩了一些。他說大概是這一兩天了，所以叫你回來。」

她走進去，見他已瘦得像一具皮包骨的骷髏，母親坐在旁邊垂淚。「你去叫叫他吧。」她嗚咽着說。

她俯下頭輕聲叫：「爸爸，爸爸。」但一點反應也沒有。他繼續張着口喘着氣。

「阿儀回來了，你知道嗎？」母親揩着淚說。他慢慢睜開眼，嘴蠕動着，但聲音卻微弱不可聞。

「爸爸，你想說甚麼？」她覺得喉嚨發痛，眼前一片模糊。

他拼出了很大的氣力，才說了一聲：「阿儀。」，便又重新沉寂。他彷彿已經進入無知覺的狀態。

下午母親替他更換衣服，三姐妹都在客廳裏；突然聽得母親大叫一聲，不約而同三人一起衝了進去。企儀一眼便看見，父親的背上生了一片很大的褥瘡，她發出一聲驚呼，便整個人驚呆住。兩個姐姐也都見到，一起呼天搶地的哭起來：「爸爸，你怎會那麼苦啊！」二姐哭叫着，說母親怎會把病人弄成那個樣子。她慢慢退出屋外，她要離開這個充滿了死亡氣味的病房，她要去那個，那個只有草香與花香的新世界。她在屋外的石礮坐到天黑。

入夜後父親的情況漸漸嚴重，變成只有出氣而沒有入氣。母親說時候快到了，她要替他穿上衣服，姐妹三人合力抬她們的父親出去客廳。折騰了好一會，才替他穿戴整齊。母親說若不是趁他還有氣息的時候給他穿上，他將帶不走。

他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困難，只發出斷斷續續的「啊」「啊」聲。很多次，他們以為他已經去了，但隔了一會，那長長的「啊」聲又再回來。企儀和她的二姐肩並肩的坐着，手握着手，靜看死亡正侵襲着他。兩人微微的發着抖。

「大弟呢？」她問她二姐道。

「誰知道他溜去哪裏。」玉蓉恨恨的說道：「這種人，虧父親還這麼疼他，到了這個時候，他還有心情出去玩。」

母親也在喃喃罵着她的大兒子。

突然父親的「啊」聲變成呻吟聲，幾個人十分害怕的圍着他看。她向母親說：「不如去叫劉醫生來看看，好嗎？」母親想了一想，說也好，叫小弟陪她去打電話。

電話打通了，但接電話的人不肯通報，說夜深了，醫生已睡下。她幾乎是哀求的說：「求求你去叫他，病人現在很辛苦。」那女人沉吟了一會，果然把醫生叫來。

「我是他的女兒，是，他現在很辛苦，我們不知怎麼辦，想叫你來看看。」她急促的說。劉醫生嘆息着說：「好吧，我來就是，給他打一針，他便不會有痛苦。」

「吓？」她聽了震驚得說不出話來。

小弟見她放下電話，便追問道：「醫生肯來嗎？」

她空洞洞的回答：「他說給他打一針，便不再有痛苦。」

弟弟聽後亦哭了起來。在昏暗的街燈下，姐弟二人，一路哭着回家。

回到家後，她便把醫生的話告訴她們，母親和大姐搖頭說不可以這樣做。

醫生一到，母親便搶着說：「我們拜神人家，一切要聽其自然，萬萬不可以打針，太殘忍了。」她呆呆的聽着。

醫生點着頭說：「我知道，我知道，我只給他安眠和止痛的藥便是。」

經過檢查，劉醫生說：「我替他打一針，只是幫助他的睡眠，不妨事的。」

「不是打那種針吧？」母親仍然不放心的問道。

「不是，除非家人同意，我們不會亂打。」

醫生提着藥箱離開時，母親又問道：「他還能有多久？」

「大概不出這兩三天。」

他又恢復平靜，似沉沉的昏睡着。她們又把他連人帶床抬回去他的房間。

二姐見她打着呵欠，便說道：「你去睡吧，我在這裏守着便是。」她亦不堅持，疲倦萬分的扶着樓梯扶手上樓。二姐真是了不起，這一個多月來多由她守候，難為她熬夜。一輪下，她便立即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她下去看他，其他人仍未醒來。他仍在昏睡中，沉重的呼吸着。她看着他的臉，覺得十分驚異，這個人是誰，她一點都不認得。那個美國醫生不是曾說過他只有兩個月的嗎？而現在已過了四個多月了，他仍然緊緊抓住不放，痛苦萬分的活着。他背上的褥瘡，他背上鮮紅的褥瘡！如果這次醫生又估計錯誤呢？如果他還這樣的拖上兩三個星期怎麼辦？

這樣想着時，她突然覺得恐怖萬分，想把他的枕頭拉過來，蓋住他的臉，只要幾分鐘，也許就會這樣無聲無息的去。

「這樣下去，我們都瘋了。」她搗着臉，坐在他床旁的椅上。「對不起，我不是惡意的。」她哽咽着說。

一整天他的情況仍然不變。但到了晚上，又沉重起來。母親神情緊張的說：「這次恐怕是真的了。」她們又再次抬他出客廳。那長長的「啊」聲又再回來，間隔的時間越來越久。每一次，「啊」聲一響起，她們便失望一次；原來他還有呼吸。二姐的臉因恐懼而扭曲：「太恐怖了。」是，太恐怖了。」她回應着。

又過了一個最漫長的夜晚。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他們吃早餐，看報紙，聽着那長長的「啊」聲，焦躁的等待那一刻的到來。

從十一點開始，他的喘氣聲便失去了規律。母親和姐姐圍着他看，只有她獨自坐在一角，看着她們的反應。她聽見她的大姐說：「等下如果有「噠」的一聲，那便是了。」

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來，一起一落的，歷時十多分鐘之久，漸漸便歸返沉寂。

她們一起驚叫道：「他去了！」她聽了閉上眼睛。

「奇怪，怎會沒有「噠」的一聲？」大姐似剛從大夢中醒過來的說。

這時二姐突然驚呼一聲：「看！他的眼淚，多麼清澈！」她也沒有去看。

但她看了看牆上的時鐘，時正十二點一刻，外面的陽光照得多麼好，多麼美。而那裏屍衣，他已經穿了三天。

然後他們便開始了十分瑣碎的工作：通知殯儀館、領死亡證書、通知親友、看葬地、登訃告、買守夜的食品與一切用品，一家人忙得團團轉。

法醫官來檢查時，她以為他會查看她的父親是否已證實死亡的，但他甚麼也沒有做，只問了他的死因，時間，由她簽了字，便過去了。她一直難以置信，他已經永遠的離開了他們，也許突然間他又「啊」聲再起呢？她有一陣子恨那名法醫官太過草率。沒有了聲息就是死亡了嗎？

第三天他便下葬。那天陽光大好，送葬者被招待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餐，大家談笑風生，彷彿他們正參加某個年輕人的婚禮。

他的墓地是在一個高崗上，面對着美麗的海峽。

母親說：「這個地方環境真好，有山有水，他一定會喜歡。」然後她又說：「我們已送你到這裏了，你知道嗎？」眼淚沿着她的臉頰無聲無息的滾下。

葬禮過後，大姐拿了一些祭品回去她的夫家，二姐不要回去，她一身黑衣，她夫家的人會不高興。

晚上時姐妹二人同睡一張床。夜深時，風雨大作，吹得窗玻璃「卡卡」作響。她想着他的墓地，那新墳，一定被風雨所欺。他們硬把他自人間中拖走，那不是他的意願，不是的。他多麼熱愛這個世界。

風呼號着，雨越下越大。她的二姐緊緊握着她的手：「我很怕。」人說陰陽是兩個世界，便是這個意思。」

然後她們便手拉着手，沉沉的睡去。



■ 沈穿心

鳥與森林

——獻給我所愛的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Robert Frost
(1875 — 1963)

一

我是飛鳥投林，關於自己的

行踪，在妳的呼吸裏

不安地，起起落落

我如何以語言，隱藏着

一個戀，秘密在

鏡子前保持深切的探問

只要一切的舞姿，猶在夢境裏頭

進行着，看多少的庇護在掌中

棲息，多少的燭淚在盆景裏

淺攔，我將會斷斷續續地說：

多少的愛……：

可是愛，在擁擠的森林前

正介乎有或沒有

我容身之地

二

我早已忘卻自己的語言

從遠方，飛回來

看妳像人間楚楚的雪花

飛在去年哭泣過的土

我卻一口一口嚥下充盈着悲哀的

愚痴，付火……：

妳知：夢如
謝幕時的姿態，傳說有
一個掌故，一朵
預言中的愛
因為必然是血
因為必然是淚
才會有詩
也才會有痴

三

相濡以沫，我如何靜下
如何在妳左右熟悉的書窩裏
爭吵東方的江湖，西方的
風暴，潮濕在
一座冷冷的森林裏，雙方
沒有一個進出口
看千萬枝葉的樹，如何
讓這一隻慷慨的鳥
推開林髮，選樹而
棲，矣愛
我不是忘川之水，在時間之
舟上，佯狂如滾動的
一渦靜水，即使
無言也驚心

四

於是我說：再見
妳靜靜地笑了
當髮仍在喋喋，未擒獲的
夢，忽醒來……
我執拗地簇擁那種沒緣由的
森林，每一棵樹都有妳
我只好如鳥，飛向
林外的一邊，直至不勝裏在
忽然發現了自己，隱隱
作痛的血，在脈管裏
咽鳴，如何流成不樂的歌
歌如何爬滿那滄桑的臉
臉如何記起不能忘卻的人
人如何又是妳呢

五

下回，忽然想見妳
但糾纏的髮，一直卻
梳不整齊，也許不見妳
但拔不去的苔，卻青青地
追蹤，最後選擇
一個不見即見的假設

但傷情必然，如在江心
交錯而過的舟
錯愕是必然，如在森林中
不見妳
矣愛，我已經到了
見與不見的年齡，否認
中間，隔着
一片明滅浮動的淚光

六

妳讀罷魚雁說：「我姓 **Chong**，而非
Chong」，起初錯以為那是
三百年前因抗議戰爭而相離的家族
其實，即然是如此如此
如今再也錯不了，果然是
少了一個○。只是，矣我是
那麼愚痴，拌着眼淚
向前飛，飛到
溫暖的森林中心，多想化身為
土，在地下縈念
愛是好的，不愛也無妨
誰是肝膽，讓歲月見證
我曾經擁有一個卑微的
夢……………

七

我走進去，錯綜的髮
有如黑色的森林，在雨中
沿途倚在夢的邊陲
說：愛，讓妳的血液裏
感到一種肯定。我是
尋訪的鳥，這一回
不安地與山對坐，城鎮之外
萬燈之火，我何必
重覆在森林裏摒拒那美麗的
焚燒？下一回
如果是傷痛地望着妳，妳卻
茫然的等待，也許我該
抓住一片樹色
死守這一端

八

燃燈人，在樹與樹的森林裏
用歲月去引渡，飛越
重山重水的鳥
讓血在愛中歌唱，等待
兩岸的河流去惦記我原是永恒
與剎那的選擇

當所有的成長，卻驚惶地
擠壓在心傷的暖涼之間

妳說妳說：

在日落處，燃燈人

不知道血紅的心是同樣溢向

此岸與彼岸，妳與我

快樂地擁抱，追趕，或

寒暄

九

奔飛的禽鳥，想必是

愛戀這一片森林

帶着許多的堅持，想必是

疲憊，如銅像

站在風風雨雨的世界裏，如我

不安地詢問：

我那一叢風暴的髮林，可否能

讓妳安靜地棲息，可否能

讓妳叩打心門

說：愛

我那蒼老的姿勢，不停地

思想，反省，還有

疲倦地枕在

那兩眼黯然的黑森林裏

十

我是不善刺繡溫柔的愛，也不懂
蒐集美麗的情，總之
我的愛情是清爽，讚歎地
如河流環抱整座大海
那麼藍，那麼
深厚。也許是我
那麼愚痴，匆匆地
坦誠解衣，並且
赤裸地曝光所有的內涵
以及年輪的歲月
像一隻候鳥，在城火中
不知如何息於森林之旅
森林是妳，妳是
森林的人

十一

我心中有了一座森林，緊緊在
金寶，一個拘謹的
小鎮，時常抱歉地
輪臥在
我的血液裏，歌腳在
妳的靈魂裏。生命的樹

將左手交給我，右手
扶着妳，走進
一個愛的樹，樹在
森林裏，聽：
羞怯的水在山間遊走
一點也沒發覺
我家與妳的
距離

十二

秘密地，我找藉口
用淚鑄成笑，回響在
森林裏，誰也
看不見隱藏的真正話題
這是一個冒險，以傷痛去
掩飾荒涼的成長，如果
我是一隻寂靜的鳥
妳說妳說：
久蓄待發的愛，矣愛
如何探涉那令人喜悅的聲音
聲音在那一端——
唱和？遙遠的去向
我必然思索，再思索
秘密地，我找藉口………

十三

香醇的苦澀，如愛在
激越的黑暗裏堅持着，這方向
如果一味去追逐，探討
心中愛戀的一座
森林，竟驚見

我昔日自負與苦讀的記憶
隔着年輪，我聽見
細細焚燒的燭光，彷彿
靜止或移動地在
火光中尋熱的寂寞，窺探那
跋涉重山重水的鳥，說：
看哪前世今生來世的林野
無人過，看哪孤舟
緊緊橫偎在冷冷的寒江雪裏

十四 A

一九八一年四月廿五日，金寶苦讀齋
天氣晴朗，我寫：

「鳥與森林」，副題

——獻給我所愛的，引用

佛洛斯特「雪夜林畔」最後幾行詩：

這森林真可愛，黝黑而深邃

可是我要趕去赴會
還要趕好幾哩路才安睡
還要趕好幾哩路才安睡
我從這些象徵，展開成一座森林
掛在心中，夜夜撫摸
起伏的山和彎彎的河流，還有
那些傷痕，忍不住疾筆至
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安順苦讀齋

十四 B

我想：我心中的森林已看過了
生命，愛與死亡，且能
感知在鏡子裏，尋找
不出妳的位置
覆蓋大地，有有我之境
與有無我之境的淚自林中升起
看不見的，都已看見
聽不見的，都已聽見
我是深情的人，時常穿梭在
噩夢中，只因爲
我是苦苦飛旋的鳥，感到
血的溫暖，一如
焚燒的愛，隱隱
逸失………

十四 C

「暴風雨來了，孔雀東南飛

一張鳶飛的夢

一尾怯游的魚

一盞哭泣的燈

一首寂靜的歌

若有長相思，且唱：

孔雀東南飛，暴風雨來了」

森林外的鳥，是我

流離的記憶，握不住

妳的聲音，漸漸地

我發現狂熱而燃燒的淚

在年輪與寂寞之間的眼中

出 進

如何欣賞現代詩

■ 謝 川 成

(一)

「如何欣賞現代詩」看起來是一個很簡單的題目，可是真的要談起來，卻覺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既然提到「如何」(How)，也就是說，在今天的談話裏面，我將會提出欣賞現代詩的一些角度或方法。其實，欣賞完全是個人的主觀問題。我的欣賞角度和大家(或一般讀者)的或許相同，也有可能互異。職是之故，我這裏所提出的欣賞角度只代表我個人而已，只能算是我個人平時讀詩、詩評時所摸索到的一點心得，希望對才開始接觸現代詩的讀者有所裨助，如此而已。

我曾經參考了兩本有關介紹詩的書籍。首先我閱讀了Cleanth Brooks的『詩的理解』(Understanding Poetry)。Cleanth Brooks以一本厚達五百一十八頁的書來向英文系的大學生介紹詩，是我今天這個談話所不可能做到的。在『詩的理解』這本書中，布魯克斯從六個角度去介紹詩，即敘事詩(Narrative Poem)、描繪詩(Descriptive Poem)、韻律(metrics)、語調與態度(Tone and Attitude)、意象

(Imagery) 及敘述和思想 (Statement and Idea)。在每一部份之前，作者都有簡短的說明上述六個特質於詩的重要性，然後分析幾首較典型的詩，作為示範，並附錄多首詩作以供學生或讀者們自己去鑑賞。另外一本書我也參閱了 Louis Simpson 的 An Introduction to Poetry (註一)。這本書的性質如同詩選，裏面收錄了很多詩作，古典現代並重，以供讀者玩味。作者只是在書前把詩的一些特質諸如節奏 (Rhythm)、模擬 (Imitation)、語調 (Tone) 等略加說明，並附錄了幾篇詩的詮釋，該書也相當厚。今天這個演講，因為時間關係，當然不可能深入介紹。下面我要談的是現代詩，我將會把一些我認為可以作為欣賞現代詩的角度略加說明，這些角度和現代詩的一些特色是有關的，在方法學 (Methodology) 上，前面兩本書都給了我不少啓示。

(二)

現代詩是本世紀初在英國文壇掀起的一種新詩體。它深受「現代主義」(modernism) 的影響。現代主義是一個世界性或國際性的文學思潮，影響深遠。亞洲方面，日本文壇最先受其洗禮，接下來應該是台灣，而馬華文壇受現代主義的影響則只是近年的事(註二)。

現代主義兩個最重要的精神我認為是懷疑精神與試驗精神。所謂懷疑精神，指的是現代作家或詩人對他所接觸到的人事人物都產生懷疑。這種懷疑感促使他更進一步去探討事物的本質。換言之，他們不滿於眼前的表面現象，他們要求的是更深入的了解。對於文學作品的寫實性而言，現代作家認為要達到真正的寫實，內外必須兼顧。內在寫實指的是心理寫實，而外在寫實則指現象之描繪，兩者內外印證，才能見出現實的眞貌，兩者缺一不可。以上可以說是現代作家處理題材的基本創作觀。另外，所謂試驗精神，指的應該是技巧方面的。現代作家不甘拘泥於某一種技巧或表現方式，他們要求的是技巧的多面性，唯有這樣，才能將複雜多變的現代人生描繪出來。可是，技巧的多方面試驗及變化，卻成了保守派作家詬病的焦點，他們指責現代文學太過注重技巧，淪為「技巧主義」，內容空洞貧乏。我們當然不能否認，早期的現代文學在技巧的運用與內容的探索方面尚未臻完善，不過，就筆者的觀察，

這種現象已有了顯著的改善。

以上略為談到的是現代作家或詩人對文學作品的內容及技巧所持的一般態度。我接下來要提出的幾個欣賞現代詩的角度，大部份是從這兩方面整理出來的。首先要提出的是從意象的角度去欣賞現代詩。

意象 (Imagery) 是技巧的一部份，也是詩所不能缺乏的藝術特色。所謂意象，「即是詩人內在之意訴之於外在之象，讀者再根據這外在之象試圖還原為詩人當初的內在之意。」(註三) 也就是說，詩中的意象是另有所指的，它有深一層的意蘊。意象並不只是現代詩的特色，它也是古典詩的特色，可以這麼說，詩與意象是血肉相連的。姚一葦先生就曾撰文討論李商隱詩中的視覺意象(註四)。就意象的運用來看，部份現代詩人對某個意象特別喜愛，反覆不斷的運用，導致那個意象本身的象徵性更加濃厚，更能作多層次的詮釋。例如，天鵝 (Swan) 意象在葉慈 (W. B. Yeats) 詩中就屢見不鮮；余光中的前期詩作(他個人創作的新古典時期)經常出現蓮的意象(註五)，近期卻以火焰意象最為凸顯。就馬華現代詩人而言，溫任平詩中就經常出現航行意象，而沈穿心似乎特別喜歡髮的意象。

溫任平詩中的航行意象可以從『流放是一種傷』多篇詩作中找到例證。這裏我只舉其中兩首詩來稍加說明。所謂航行意象是水、舟、河等意象的總稱。

首先，讓我們看『夜航感覺』：

如果我們覺得褥枕漸而涼濕

那就是了，這麼近而遙遠的

子夜，隱約有人在星空下

佇立或者獨泣，我們無從猜測

下弦月的寂寞

那就是了，我們的帆檣飄泊

獵獵作響，其聲淒厲，如一支瘦笛

但又不全似。我們無從猜測
逆向的馬力與風力。就算在星光下
也沒有人眼光能透過三尺以外的
重霧，以及重霧後面的
樹影還是身型

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有人
佇立或獨泣，在桅燈下
拍擊着船舷的每一聲浪
暈黃如夕暮。那就是了
總有一些擾人的往事
在下弦月下懂懂升起……
總有一些熟悉的臉
驀地湧起

這首詩的題目「夜航感覺」已經暗示了詩的內容。從詩的題目中，我們得悉詩人所要處理的是有關航行之事，而航行的時間是「子夜」。

我在另一篇論文「現代屈原的悲劇」裏曾提到，「夜航感覺」是溫任平詩中航行意象的肇端。在這首詩中，子夜、飄泊、重霧、寂寞、淒厲等詞點出的不僅是航行，也點出了航行的時間，航行時的天氣，以及舟子本身對這航程的感受。第一節明顯地告訴我們航行的時間，那是「子夜」。第一句「如果我們覺得褥枕漸而涼濕」是一種假設，也可以說是一種預測。那麼，他預測的是甚麼呢？首節的最後三句給了我們答案。「隱約有人在星空下／佇立或者獨泣」，詩中敘述者預測的是他本身在航行中將會遭遇到情形，在航行中，他很有可能會在星空下「佇立或者獨泣」，那是因為太寂寞無依了。第四句的「我們無從猜測」其實他早

已猜測到了，只是自己本能地不願承認或接受這事實。因此，第三、四句「隱約有人在星空中／佇立或者獨泣」可以說是敘述者本身的一個投影。

第二節的首三行是敘述者或舟子孤寂象的強調。他底漂泊的帆檣宛如「一支瘦笛」，比喻十分巧妙，而淒厲的獵獵聲卻是舟子不安情緒的形象化。他還是不願意承認事實，「我們無從猜測」的重複暗示了這種態度。第二節的最後四行描繪了當時的天氣：雖有星光，霧卻很重，連三尺以外的前面也看不清楚。「重霧」有雙重意義，一指的是天氣，二則暗示了航程的不可預知性（Unpredictability）。

最後一節顯示出：舟子幾乎肯定他底航程將是寂寞的，他只好在「桅燈下」，「佇立或者獨泣」，無奈地「拍擊着船舷的每一聲浪」。因為無奈，因為寂寞，他很自然地想起了一些往事，而那些往事是「擾人」的，使他更煩悶，更懷念那些「熟悉的臉」。我們可以說，舟子在孤寂無奈之際是十分渴望伴侶的。

以上是『夜航感覺』簡單的詮釋，我只討論了詩的內容以及航行意象在詩中所發揮的功能，我並未對這首詩作出任何藝術評價。

接下來要討論的一首詩是：『再寫端午』：

我把粽子交給你

你把它放進嘴裏嚼起來

突然

你似想起甚麼似的

張口欲語

我看着你瞪目結舌，哽着

抽噎着，呼吸急促，像一串不連串的泡沫

期 期 艾 艾

說不出半句話來

我聽見在河的下流

有人
單獨地在吹竿

『再寫端午』極富戲劇性，全詩充滿了動作感（Sense of action）。溫任平運用戲劇技巧主要是藉詩中的「你」、「我」兩個 dramatic persons 把詩人內心抽象且強烈的感受具體地表現出來。從第一行「我把粽子交給你」到第九行「說不出半句話來」，詩的節奏一直加快，愈來愈急促緊逼，要到最後三行才緩慢下來，我們這時才有機會鬆一口氣。

這首詩的主題是甚麼呢？在探索這首詩的內涵之前，我們最好能先了解溫任平的一部份思想。端午節就是詩人節，是紀念中國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溫任平寫了四首有關端午的詩，在這些詩作中，屈原的形象時常出現。這些詩作顯示溫任平對屈原這位管領風騷的詩人是仰慕的，這種相隔數千年的孺慕之情相當難以解釋。這種感情，溫任平在『流放是一種傷』後記裏把它稱為「屈原情意結」。有關這一點，我已有專文討論，故不想在此詳談（註六）。了解了這些思想背景，欣賞『再寫端午』就比較容易了。

『再寫端午』全詩只有十二行，共分兩節。第一節有九行，寫的是「你」和「我」的表情。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你」吃着粽子的時候，忽然想起甚麼事情，於是「哽着，瞪目結舌」又「張口欲語」，在「抽噎着，呼吸急促」，「說不出半句話來」；其實，究其原因，我們不難發現，「你」之所以會有這種情形是因吃粽子而引起的。粽子當然是暗示了端午和屈原，吃粽子時一連串頗為突然且驚人的表情，我認為是「你」感情衝動的具體化。從這裏推論下去，詩中的「你」對屈原是有着一觸即發的強烈情緒。我們似乎可以作更深一層的詮釋，「哽着，瞪目結舌」、「抽噎，呼吸急促」、「期期艾艾」等摹狀是屈原投江自溺的情況。

詩的第二節：

我聽見在河的下游

有人

單獨地在吹竿

這三句和前面談到的「航行意象」是有關的。「夜航感覺」是航行的開端，而「再寫端午」已接近航程的終點了。這三句暗示着航行的終點是汨羅江。而河的上游及下游是一種歷史的延續，在上游的是「屈靈」，在下游的是我們。在河的下游「有人單獨地吹竽」其實是舟子本身的一個投影，是他自己孤寂地在吹竽，並不是第三者。

溫任平詩中的航行意象最重要的功能是它揭露了詩人的流放意識，那是一種精神的流放，流向汨羅江，流向古遠的中華文明。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沈穿心的詩。沈穿心詩中的髮的意象是頗耐細嚼的。收入「天狼星詩選」的幾首詩作，髮的意象相當明顯和突出，其中一首是「髮在燈火中」：

你說：「當一切都成過去，你願意

選擇一條千里路」

當雲和月都枕在冬夜的夢裏

你依然無家，在兩城依然

拭擦帶傷的一身泥土

看前後鏡子

一叢髮絲，在冷頰上溫婉

欲泣的跪下，親吻……：

有淚洶湧

在此相交映入的叫現在

你是你，你也非你，歷史裏記錄的流
亡都悲戚地枕在鼻樑上，讓左右兩邊
的眼目睹一部歲月發黃的涼在秋光老
去的季節裏

那年，你一開始就對着細而長的
髮在一排排的燈火中

飄零

還會說：「髮依然是你慣打着的旗語」

如一座可追求的森林

如你的詩

在諸光中唯一的飛揚

連神也不敢

逼近

『髮在燈火中』可以說是首自喻詩，詩中的自我影射（self-projection）意味很濃。綜觀全詩，沈穿心所欲表現的是他對時間流逝的感傷以及在時間洪流裏如何執著地從事或追求他底理想。

第一，二句：「你說，『當一切都成過去，你願意／選擇一條千里路』」明顯地點出他底執着之情。「千里路」是遙遠而走不完的路，正好象徵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甚麼呢？他恒久不斷做的是「拭擦帶傷的一身泥土」，在兩城冬夜裏，當雲和月都躲在夢中，他依然重複着他底動作。「泥土」只是一個象徵，指的古老的傳統。把泥土的象徵和髮的意象連在一起來看，隱伏在這首詩後面的一股力量就頗為明朗了，那是他企圖進入「泥土」，把握「泥土」，把「泥土」當作一面鏡子，去反映他底思想，去反映他目前在現實社會中的種種感受。在第一節裏，他的感受是悲傷的，因為他雖然明白把握「泥土」的重要性，可是那「一叢髮絲」，「依然無家」，給人一種無根之感。

第二節明明白白，毫無含蓄地抒發他對時間流逝的感傷。句子如「歷史裏記錄的流亡都悲戚地枕在鼻樑上，讓左右兩邊的眼目睹一部歲月發黃的涼在秋光老去的季節裏」稍嫌過於傷感，頗接近 Sentimentalism。而且，在這一小節裏，詩人用了待續（Enjambment or run-on-line），可惜並無特殊的效用，反而有人工雕琢太濃之嫌。還好，這一節的傷感意味被開

始的「你是你，你也非你」稍為沖淡了。所謂「你是你，你也非你」並不晦澀，也不難懂，它暗示的是一個認知的過程。這裏指的是他與他底理想（詩）認同了，物我合一，再也沒有分別。

第三節是全詩的中心主題所在。在這裏，髮的意象再次出現。第一節的「髮」是「無家」的，到了最後一節，細而長的「髮」在一排排的燈火中飄零，可謂前後呼應了。也可以說，髮的意象貫串整首詩，而要探討詩的內容，唯有看髮的意象有着甚麼的徵喻作用了：

還會說：「髮依然是你慣打着的旗語」

如一座可追求的森林

如你的詩

在諸光中唯一的飛揚

連神也不敢

逼近

詩人是以髮的意象來表達他對詩的執着。髮生在人身上，是人體的一部份，以此來暗示詩人與詩之融為一體是恰當的。從後面這幾行詩句，可見出他對詩——他的理想——的恒久不變的態度。而詩對於詩人而言，是最重要的，最神聖的，甚至「連神也不敢／逼近」。不過，「連神也不敢／逼近」微帶嘲弄意味。「神也不敢」一句的效果雖佳，可是缺乏原創性（Originality），因為它是楊牧的句子。在「年輪」（楊牧散文集）第九頁，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句子：「他們開始打他的兩臂和穿着紅夾克的身體。柏樹滴着清水，稍遠處的鐘樓指着兩點一刻。沒有人敢去救他。神也不敢。」很明顯的，沈穿心詩中的「連神也不敢」乃借自楊牧，不是詩人的原創詩句。如上所述，他的詩是「神聖」的，可是卻因此沒有人敢接近它。這是不是在感嘆懷才不遇呢？不，更恰當地說，他在現實社會裏，曲高和寡，找不到知音而已。

髮的意象在沈穿心的『髮在燈火中』的作用已如前述。沈穿心的詩一向被認為難懂，如

果能以髮的意象作爲一個欣賞的角度，相信不難進入沈詩的世界。

(三)

欣賞現代詩，除了應注意詩中的意象之外，現代詩的語言是不可忽視的。現代詩的語言可以說是承繼自新文學運動，一般而言是白話的。不過，須在此聲明的是，現代詩的語言並非純粹白話，其中有不少言及歐化句子穿插其間，而文言與歐化句子的運用都是有特殊意義的。

白話文到底適合不適合寫詩呢？這是個大問題，它底答案是見仁見智的。語言是隨着時代而生長的，五四時期的白話文，因是早創階段，流於粗糙是在所難免的。今天離開五四時期已逾半個世紀。今日的白話文較之於初期的白話文無疑是更豐富，更稠密了。那是因爲，在這六十多年中，語言本身的進步加上作家不斷的努力創造，今日的白話文已從早期的鬆散走入現在的稠密和嚴謹。現代詩人在詩中偶爾運用文言，並非全詩或全句以文言抒寫，他們只是採用文言文的片語與詞句，滲雜在白話的句型裏面，爲的是使詩意更形濃縮，密度更大。

白話文是明快的，直率的，因此有時在意境的表現上會有太直接之嫌；文言則不同，它是莊重，優雅，含蓄而曲折的。因此，理想中的現代詩的語言，是以白話爲骨幹，以適度的歐化及文言句法爲調劑的新的綜合語言」。余光中對這「綜合語言」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現在，讓我們看余詩『香杉棺』（悼念胡適）中的三、四兩節：

蓋棺論定，而目不瞑，而目不瞑

如中山陵上，孫中山失眠

當風黨鼓噪，蟑螂分食着殘星

必焉待黃河澄清，老人星升起

必焉渡台灣海峽

始有軒聲自兩岸揚起

這兩節的語言基本上是文言句法，讀起來卻相當自然流暢。「必焉」這樣的文言片語很能予人一種莊嚴感。在另一首詩「啊太真」的第五節中，余光中用了歐化句法：

有一個字，長生殿裏說過

向一隻玲瓏的耳朵

就在那年，那年的七夕

如果改成：

有一個字，我會向一隻玲瓏的耳朵

在長生殿裏說過

就會因為語句的過於平直，毫無懸宕，而興味索然了。歐化句法有助於含蓄與曲折之趣，徐志摩的「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是成功的歐化句子，如果改為：「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就不夠簡潔，反而太囁嚅了。所以，就徐志摩的詩句來看，詩行中節省了一個「方向」，反而具備交疊感。

現代詩語言的另外一個特色是矛盾語言的運用。布魯克斯 (Cleonth Brooks) 認為，矛盾語言是現代詩最重要的結構之一。所謂矛盾語言，即詩行中出現的矛盾現象。當兩種矛盾情境被並置在一起的時候，某些複雜的情緒或現象就能有力地呈現出來，不需要運用太多的語言。例如紫一思的「黑蛾」中的「啊，殘酷的美，竟是我身上的傷」，在這裏，「美」、「身上的傷」是一個矛盾。另外，方幸的「無言歌：水仙」一詩中就有不少矛盾語句，如：「冰冷的火焰」、「痛楚的忻悅」、「一叢水仙燃燒在森冷冰亮的劍山上」、「我的呼聲永遠沒有回音」、「沸騰的酷寒」。方幸這首詩描繪的是戀愛中人的矛盾心情。由於矛盾語言

的運用，詩中主角那種追求不遂的無奈、絕望等就相當生動地被刻劃出來了。

各位文友，以上我只是就我非常個人的觀點提出兩個欣賞現代詩的角度，即現代詩的意象與語言。無可否認的，囿於個人的學養，我所論及的實在不夠深入。因此，我提出來的意見只能作爲一個參考，至於現代詩更深一層的發掘，就要靠大家個人的品味與探索了。今天我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八打靈基

督徒寫作團契第四屆「寫作講習會」專題演講全文（重修）

附註：

註一：Louis Simpson: An Introduction To Poe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註二：馬華現代文學大約是在一九五九年肇端。當年三月六日白堊在學生周報一三七期發表了第一首現代詩。詳細報導參見溫任平作『馬華現代文學的意義和未來的發展』，收入於『憤怒的回顧』（馬華現代文學運動二十一週年紀念專冊）。

註三：見余光中著『掌上雨』第九頁。

註四：見姚一葦著『欣賞與批評』，第一一九頁。

註五：見余光中詩集：『蓮的聯想』。

註六：見拙作「淺論溫任平詩中的『屈原情意結』」，刊於「文學半年刊」第五期。

註七：以上兩個例子摘錄自余光中著『掌上雨』，第五七、五八頁。



百年專欄

飛臨長城腳下

鄭百年

每次來香港，當飛機瞄準跑道下降時，我總有來到萬里長城腳下的感覺。中國，以一片秋海棠的嫩葉的姿態，展開千千如絲的葉脈，托出年年如故的河山，靜靜地看着我再次飛臨她的腳邊。除了台灣，這裏是我所曾經踐踏過的第二塊中國土地；在台灣，要瞭望萬里長城，必須隔着一道風浪險急的海峽，而香港，只要舉頭北望，中華民族的龍就匍伏在你北邊綿延不絕的山巒上，五千年的煙霞嬾嬾上升，在你北邊廣袤數千里的山山水水上。

萬里長城是一條巨無霸的臍帶，哺育着龍的家族的生命。記得唸大學的時候，我們的老師張清徽（敬）教授到美國渡假，這是她第一次遠離萬里長城，飛出龍的臍帶。一年過去，我們到松山機場接機，當她出現在機門時，我們驚怪不已，「老師的頭髮全白了！」我們都喊叫着。「去國相思！」張老師給我們四個字，至今還清清楚楚地印在腦裏。離開台灣，就好像離開維繫精神生命的臍帶，龍的家族失去那千千的葉脈，宜乎一年而白髮蒼蒼。

飛臨長城腳下，與其說是愉快，無寧說是一種負累；余光中從美國而台北，由台北而香港，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了。他在美國時，儘管寫過「我的血管是黃河的支流／中國是我，是中國」，也寫過「用十七年未鑿中國的眼睛／鑿地圖，從西湖到太湖／到多鶴嶼的重慶，

代替回鄉」，不過，隔着太平洋，就不如他到香港教書時的真實感受了。在中文大學教書，只要頭向北，「疊嶂之後是重巒，一層淡似一層／湘雲之後是楚煙，山長水遠／五千載與八萬萬，全在那裏面」（北望），這種真實感，真非隔着太平洋可同日語。你看，他在「九廣鐵路」裏說：「香港一種鑑然的節奏，吾友／用一千隻鐵輪在鐵軌上彈奏／向邊境，自邊境，日起到日落／北上南下反覆覆奏不盡的邊愁／剪不斷輾不絕一根無奈的臍帶／伸向北方的茫茫蒼蒼／又親切又生澀的那個母體／似相連又似久絕了那土地」；萬里長城簡直是一條無情的長辮，永遠攀長在他的腦後，抓住他滿腦的神經。第二屆世界比較文學會議召開時，我在台北遇見他，那時他只五十出頭而已，竟然白髮蒼蒼，很有不勝負負的感覺。對多情的龍的子孫來說，飛臨長城的腳下，是一種沉重的負累。

對一名在南洋長大的華裔，來到長城腳下，來到龍族的大家庭，似乎另有一種感受。幾十年來搞中國古籍和中國歷史，兩鬢已經白冉冉，如何再有力像他們一樣，載起更多的華髮呢？心裏雖是這麼想，可是，各種各樣的感受卻像廣九的火車，時常北上而又南下地搥擊着我，其聲如雷，不絕不縷。

談論中國的問題，報導中國的現況，似乎是香港的一種風氣。打開任何報章，扭開任何廣播，中國的新聞就如漠北的風沙，吹刮你的耳際，撲向你的面孔；有時風沙鑽進你的耳孔，讓你恨不得立刻抖出來，不願意接受它；有時風沙沾進你的眼膜，讓你痛得直刺心坎，熱淚盈眶，通身癱瘓。在馬來西亞，隔着一道南中國海，海寬三、四千哩，另一方面，那裏新聞報章的報導大部分都「顧此失彼」，所以，沒法感受到這幾十年來漠北風沙的酷厲。飛來香港，就等於飛臨漠北暴風半徑內，不管你喜歡或者厭惡，它就天天吹着你刮着你。

有一次，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術代表團從澳洲訪問歸來，路經香港，到香港大學來訪問。那天下午，我也受邀參加座談會，就在中文系的講堂舉行。到訪的團員約莫十名，各方面的學者都齊備，從醫學到文學（團長即一位著名女醫生，曾為周恩來醫過病），從英語語文到考古；和我比較接近的有歷史研究所的李學勤教授及民族研究所的李有義教授。李學勤研究的是甲骨文、金文及古文，著作非常多，他和友人合著的「殷虛文字綴合」，我早就拜讀過，可謂心儀已久矣。

「你的文章我都讀過，你批評得很對！」寒暄一過，他就送給我這麼一句話，使我感到驚訝不已。我給他們甚麼的批評？真使我感到丈二金摸不着頭腦。

「你們新馬出版的學報，我們院裏都看得到。」他看我無以應對，立刻補充一句。呵，我想起來了，他指的大概是我在南洋大學李光前文物館彙刊第二期所發表的那篇論文。在那篇「論帛書本戰國策的整理問題」裏，我批評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不應該採用簡體字。李先生所指的，大概就是這件事。

那天晚上，我們又在摩星嶺道新華社招待所見面，我們談得很夜，話題都是學術研究和文物出土。最刺痛心坎的是下列一段話，「馬王堆還出土了周易以及孔子和學生討論周易的帛書，格於環境，不但不能發表，也不便向外界透露」。馬王堆出土帛書是一九七二年的事，我聽到這段話是一九七九上半年的事，相差已七年，與孔子有關的資料還是一塊「禁燬」！政治干擾學術，莫以此為甚；漠北的風沙真是酷厲不情。

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我在明報（日報）讀到一條這樣的新聞，標題是「孔子故鄉開放，文化遺跡修復」，內文首段說：「中國古代聖賢孔子的誕生地曲阜，已於今天對外國遊客開放，孔子曾被已故的毛澤東主席批判，最近恢復名譽。」兩天後，又有一條新聞說：「著名的山東省曲阜縣旅遊區孔廟、孔府、孔林等，從二月起正式對外開放。為了迎接來訪的外賓、華僑和港澳同胞，曲阜縣於一九七八年三月就組織人力對曲阜的名勝古迹進行修葺。『三孔』（孔廟、孔府、孔林）的一千多間（座）殿、閣、樓、堂、祠、廳、廡、廂、房、亭、壇、軒、台、榭、門、坊等建築物，全部修繕一新。孔林的長達十四華里的林牆，以及所有的林道、碑碣、墓碑等普遍進行了整修。孔廟高達三十一點八九米，佔地一千八百三十六平方米的巍峨的大成殿，殿前的十根盤龍戲珠浮雕柱石，以及屋上的雙層黃瓦飛桶、彩繪斗拱，經過重新修飾，更加鮮艷奪目。」這兩條新聞發得實在很滑稽，讓你覺得眼前有一位小丑，在向你表演各種滑稽的動作一樣。試問，以聖哲如日月之光的孔子，他的名譽還要人來恢復嗎？去掉孔子，跟去掉中華文化，又有甚麼不同？居然有人自作卑賤一至於如此，要清算孔子的思想；居然又有人自作醜態一至於如此，要恢復孔子的名譽！孔子絕對沒有叫後人如我們玩守他的思想，你們不能活學活用，是你們愚笨之處；孔子思想不合理之處，我們

儘可修改，至於說全部要斬草除根去得一乾二淨，那真是愚不可及。一個人如果必須仰賴辱罵及痛斥聖哲的先人才能生存下去，那麼，卻也未免太可憐了。

訪問中文大學音樂系的時候，我聽到另一件事情。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耗費了幾十年的時間，搜集了全中國各地方的地方戲，數目在三千多種以上。在那場「驚天動地」的革命中，這幾千張唱片被扣上各種各樣的罪名，然後全部毀掉。前幾個月，民族研究所的學者到中大音樂系來參觀，發現這裏保存一千多種，高興得如獲至寶，準備派人來研究。

我們居住的伯里基學堂，幾乎每個星期都人來人往，各種各樣的學者都有；對他們來說，來到香港而不進大陸去走一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甚至有一些學者，就抱着到大陸去走一陣子，才來這裏歇歇腳的，比我早到幾個月的李培德副教授（語言學家李方桂的公子），就是這種情形。伯里基學堂無形之中，就成了大陸內情的交換所。

「中國五千年的帝制，就好像舞台上失去控制的絨幕，不但收也收不回，反而沉甸甸地把整個舞台遮蓋下去……。」

「中國人太馴良了。中國人的容忍力太不可思議了。你們儒家傳下來的那一套道理，難道就是這麼樣的優柔文弱嗎？難道就真的要一忍百忍嗎？……。」

只要話匣一打開，管叫你難過，也管叫你茫然失措。這個時候，我才知道知識份子憂慮的是甚麼，我才知道爲甚麼廣九鐵路的奏曲會催白了余光中的頭髮。香港，這個到處是人類、到處是石階的地方，廣袤不過幾十公里，就擠着上百萬、上千萬的人口；曾經有這麼一個不是笑話的笑話，香港要是地震的話，大家也只好躲在公寓裏聽天由命，要是全部的人逃出屋子，也就沒甚麼地方可以躲；街道上擠得水洩不通，走都走不動，還說逃難！爲甚麼這麼多人擠到香港來？爲甚麼天天都有「難民」從廣東來？

上個月，當我來港開會時，報章及電視天天報導，福建成批的「船民」，紛紛抵達港九海外，準備隨時登陸，港署警廳二十四小時戒備，隨時逮捕非法入境者，據估計，隨後而來的船民至少有三千名。爲甚麼突然從福建飄來這麼多船民？難道福建發生了大旱災嗎？報章說，原來鄧小平的權力還未能控制福建的軍隊，福建的軍方爲了向鄧小平施壓力，乃向香港借刀——到處造謠，說唐山式的大地震將在福建發生，極力鼓勵沒有受教育的老百姓奪船向

香港逃難，給香港製造困擾和危機，然後讓香港當局派人到北京干涉，給鄧小平出醜（據後來報導，香港政府致電北京交涉，鄧小平回電說，他對福建船民事件「毫不知情」）。

來香港，天天北望，夜夜刮風，其實是一件苦事。儘管在情感上，這塊泥土的地下水和你的血脈有相通之處，這裏的山水在你下胎時就印在你的腦際，不過，作為一名知識份子，你的兩鬢會有多少華髮呢？你的眼眶能承受多少風沙呢？教育，通過教育，提高老百姓的知識水平，也許是當今最好的良策。除了國家興辦教育之外，也應該鼓勵及協助民辦的教育，試問當今世界的強國，那一國不是從教育着手？那一國不是國民教育水準高超？是為民着想的時候了，難道要讓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話應驗嗎？舊約上說：「神看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呵，願光暗永遠分開，願北望不再生華髮！

四月二十九日

從一個五四偉士翻過一個偉士，歷史在我面前展卷。當年的學子，爭相購閱梁啟超、胡適、蔡元培、傅斯年的宏言讜論，而今呢，他們淪落在金錢物質的洪流裏，爲一個歌星擠票，爲第四流的女作者爭得面紅耳赤，爲一個狂熱的舞會脫下純樸的臉孔。你還要我說甚麼？天氣越來越冷，天都寒了。這是第幾夜，我又想給你掛一個長長的電話。只有你能和我隔一個海一座山談一夜風寒。我慶幸擁有你，正如我慶幸能把握具體而生動的象形文字。那夜我讀到胡適先生的家居生活和江冬秀的軼事，只覺得一陣寒意從我握着的書中傳到髮際。一個目不識丁，只知終日打牌的庸俗女子，竟是胡先生白首偕老的妻。他的那首『我們的雙生日』的詩，就是爲他的髮妻寫的，而他的妻子不了解他，也無從了解他。江冬秀家是一個愚騎的舊式婦女，她又怎樣去了解她的夫婿的胸襟和懷抱呢？胡適先生真該擁有一個像你一般的女子。在生日裏唱『小夜曲』，怕他挨餓，怕他趕路累，帶他到青草地，帶他看噴泉、松樹，寫散文給他，爲他遲來的信不快的上山，他該有一個如你一般溫情的女子呵。給他溫婉，給他愛。我想直他面對着千萬學子侃侃而談的神采，回家後只能聽一陣打牌聲，這是怎樣的一生呵。

那次我一連寫了兩篇序文，對一些只顧拾掇「五四」成果的一些年輕作者略加責備，後來有人出來曲解我的意思，說我忽視五四的成就。我一面讀一面沒來由地感到悲涼起來。人世間真的如你所說的：「文字是會欺騙人的」。「五四」是一座美麗的城市，我是這城市裏的人，沒有理由會否定了自己的籍貫。而我多麼希望這座城繼續輝煌下去，一把手傳過一把手，世世代代，永不間斷。

江水流到這裏，我聆聽着上游的鼓聲，沉重、清晰，沒有休止。無數的浪潮拍在我的心胸，它們似在提醒我，不容許我選擇靜默。五四是一座城，在我的夢裏，五四是一條河，在鄉土的前聲等着我。

大江東去

——爲「五四」的胡適而寫

剛剛讀完『新文學的傳統』，整個「睦隣原則計劃中心」冷清清的，執行人員都分配出去，副主任也出去了。在這個寒冷的夜裏，我的心胸燃燒着一個時代的火炬，我知道，這刺痛我，激動我，燃燒我，溫暖我的力量，是甚麼。

我常常在這個冷清的辦事處讀書，讓自己回溯到古代，回溯到五四新文學運動舉國澎湃的洪流裏。能用白話文寫詩，寫散文，寫信，那是多麼快意的事呵。我們有今日的語文自由全憑五四運動那群諤諤之士。我每看一次胡適先生的照片和生平，心情既沉重又激動。他像一根只有蕊而沒有蠟的燭，用烈火燃燒自己。從五四燒到現在，再從現在燒到未來。明明滅滅，總有一點火，閃耀在風裏，近而遙遠。

那天告訴你看了『知識份子與中國』，真的感覺自己只是在他們這許多大樹間的一株小草，再也不能自傲起來。從歷史的這一頭望過去，五四那一頭大江滾滾，風起雲湧，多少英雄，多少血淚，多少悲歡，多少寂滅。在這樣的一個朝代，你叫我怎麼去喊，怎麼去描繪得清楚？我是天和地之間的一株枯瘦身影。每天清晨推開窗，公式化的過一生，和一羣僥倖的人談股票談市價，抽煙應酬，用另一種臉色去應付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場合說不同的話，沒有知己卻和別人稱兄道弟，面目可憎的，那是自己。我厭倦了，累了，這樣的日子，像把自己推進一個深淵，有朝能夠掙脫出來，也許那時我已是蓬頭垢面，連自己也認不清自己了。我常在夜裏用筆寫文章肯定自己，企圖洗滌顏面那一層層泥漿。我把白天的許多臉譜都摒棄在燈火外陰暗的角落，只讓繆思和你伴着我。

白船



金黃之路

父親的煙筒是用一節厚竹製成的。

當父親用細砂紙輕輕把竹身磨着的時候，我蹲在他跟前默不作聲的看着。父親在光滑的竹身上鑽了個小洞，裝上一根銅管。父親用一種細泥把管和竹銜接留下的細縫抹上，我方看到父親的眼裏流出一種愉快，祥慈的神情。

管口上滿塞了棕紅色的煙草絲。父親用一根捲得細長的紙條把管上的煙草點燃，口在竹口猛力抽吸着，一口一口，把裝在竹管裏的水抽得咕嚕咕嚕地叫着。

這時已經是薄暮時分，父親的臉在煙霧中輕輕浮動。

我坐在父親身旁的矮小木橛上，嗅着父親口中飄出的濃郁的煙味。

但今天父親沒有把煙噴吐在我的臉上。

父親從早至今一直在抽着煙。父親沒有說一句話。父親除了抽煙，就只是沉默地望着屋外。

夕陽已經漸漸西沉。父親的手還沒有離開煙筒。

我迷失在父親的煙霧裏。父親的臉在煙霧裏搖晃。

哥哥從屋外的小徑走進來。帶入了夕陽的餘暉，把煙霧染成了金黃色。

「爸爸。他們沒有來載煙草。」哥哥說。

父親彷彿沒有聽到。父親一言不發地抽着煙。

「爸爸，他們再不來我們的煙草都會被蟲蛀去了。」哥哥說。

父親沉默地站起身來，拉了毛巾往屋外的小河走去。

「他們想把價錢壓低，低得要我們餓死！」哥哥大聲地對我說。

我不明白。我望着父親的背影消失在那起伏的綠浪中。

沒有一個人說話。

夜在屋外重重地沉落下來。森林裏風刮過密葉的響聲像刀子刮在石頭上的聲音，尖厲，

落寞。

父親坐在火水燈前。火焰在父親眼前閃爍，似要避過父親冷冽的眼。哥哥不說話。

當我漸漸閉上眼睛的時候，我隱隱約約聽到父親的聲音，接着母親的聲音，還有哥哥的聲音，滲雜在一齊，而且越來越輕，越輕……：

父親牽着我的小手走向河邊。夕陽已沉落在森林裏。

「瑩瑩，我們將離開這裏了。」父親說。

「爸爸！」我叫起來。

「我們要回到小鎮去。」父親說，「你不是很喜歡嗎？我們將回到阿公那裏。」

——阿公，你看那只風箏飛得多高！

——沒有風的時候它又會掉到地面上來了。

——阿公，它爲甚麼要飛得這麼高？

——也許它要看得更遠吧。

阿公頭上的髮已經變得像棉花一樣白了。他用一只枯瘦的手牽着我，走在黃昏裏的街道上。阿公帶我走入小鎮陳舊的小戲院中，而每一次醒來，都發現自己在阿公的懷裏。看戲的人，都已經從四處敞開的門口散開去了。

「瑩瑩不能再貪玩了。瑩瑩要上學校了。」父親說。

夜裏我聽到父親對哥哥說：我們得永遠離開這裏。永遠離開壓迫着我們的貪窮……：

我想起了一件悲哀的事。

我問父親：「爸爸，我們要帶阿茜走嗎？」

父親摸着我的頭：「孩子，我們不能帶阿茜一同走。」

「爸爸，阿茜留在這裏會害怕。牠要到那裏去找東西吃呢？」我悲哀的說，「牠會餓死

的。」

「孩子，我們不能帶阿茜一同走。小鎮上我們不需要狗。」

「但是阿茜會餓死。爸爸，阿茜會餓死。」我哭着說。

阿茜知道牠將被遺棄嗎？

阿茜知道我爲牠哭泣嗎？

阿茜用那黑色的身體擦着我的腳。他的尾巴左右搖擺着。阿茜知道牠將孤獨地留在這裏嗎？

我夢見阿茜在哭泣。牠用耳朵不停地擦着我的臉。牠的眼淚流在我的身上。

我醒來時發現自己在母親的懷裏，我的淚使母親肩上的衣服濕了一片……………

阿茜將孤伶伶地留在這裏。阿茜將不再有朋友。阿茜將孤伶伶地在黑夜中沒有燈光。

我回頭望了一眼竹和亞答築成的小屋。我發覺自己的眼淚流下來了，忙用小手拭去。

我們走過小橋。阿茜還跟在我們後面。我知道阿茜明白我們將離開牠。我知道阿茜心裏一定非常傷心。我知道阿茜心裏一定會永遠恨我。

阿茜。阿茜。

阿茜一直追隨我們到路口。牠一直在流淚。牠一直用渴望的眼睛望着我。牠一直用懇求的吠聲哀求我。牠充滿了哀傷。

阿茜的頭一直在父親的腳上撞來撞去。父親用力的把他踢開。阿茜痛得狂吠起來。阿茜又跑到我的腳旁，等待着給我給他安慰……………

我抓着父親的手，用力地搖撼着：「爸爸，爲甚麼不帶阿茜一齊走！爲甚麼要把阿茜丟在這裏！」

我哭着哀求父親。

父親把我輕輕抱起，撫着我的背……………

爸爸，你爲甚麼要把阿茜遺棄……………

有一個地方，濁黃的河與清澈的河交匯。在河的中央鵝卵石散佈。沉默的樹把外面的聲音吞滅。河水從沙洲兩側流過。落日的時候，從葉間透過金黃色的光，把河染成一道金黃色的路。

「森林裏有這樣的一條河。」我坐在河中央的大圓石上說。我告訴她森林裏有流不盡哀傷的河。也有美麗燦爛的河。

「但你的阿茜呢？」她天真地問。

「阿茜……………」

孤獨的樹在夜裏結了一枚苦澀的果。

我在微弱淡黃的燈光下看見母親的淚，像森林裏的溪，像草葉間滴流的晨露。父親變成了一頭兇猛的熊，彷彿嘴角間正滴淌着鮮紅的血。

爸爸，你爲甚麼要把阿茜遺棄……………」

「孩子，長大不要像你爸爸……………」

母親臉頰的皺痕像火焰般在夜裏搖晃。我的心是紙，在光焰中焦黃。

那夜裏父親一言不發地走入黑暗中。我彷彿看到黑暗中有一張兇猛的大口，把父親吞滅

「哥哥，爲甚麼爸爸要打媽媽？」她閃着明亮的眼。我把她的小手牽着。

「因爲爸爸離開了美麗的森林……………」那河把夕陽金黃的髮洗濯。

「媽媽很傷心。哥哥，爸爸不愛媽媽嗎？」

「阿綠，你知道嗎，森林裏有一條美麗的河，有流不盡的故事……………」

「哥哥，爸爸爲甚麼要喝酒？爲甚麼要去賭博呢？」
「阿綠，你知道阿茜嗎？阿茜是隻可愛的狗……」

爸爸，爲甚麼不帶阿茜一起走？爲甚麼……

我從書本中發現了兩個字：生活。

「阿綠，爸爸是爲了生活而不快樂的。」我說。

「爲甚麼呢？哥哥。甚麼是生活？爲甚麼生活使人不快樂呢？」

「阿綠，你還小，你不明白。」

「是的。我不明白。哥哥，你再說森林裏的故事，好不好？」

「阿綠，我們不再回到森林了。」

「爸爸不喜歡森林裏的河嗎？」

夜裏我聽到父親對哥哥說：我們得永遠離開這裏。永遠離開壓迫着我們的貧窮……

在夕陽下有一條小徑，穿過樹林來到一處河水交匯的地方。一個十一歲的男孩，牽着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坐在落日下的河邊。

男孩說：「在森林裏……」

父親的臉在黑暗中游移不定，一會兒完全地沉沒了，一會兒又浮出了一半，但到了最後，它卻被一片滾滾的水流沖帶走了，帶下一片空白。

我睜開眼時是黑暗。

母親在黑暗中哭泣。

「媽，爸爸不回來了嗎？」

「你阿爸被關進監牢裏了。」

「爲甚麼呢？」

「他賭博呀！」

「媽媽。」

「你快睡吧。」

哭泣的母親把被拉好。

「媽媽。」

「嗯？」

「我不要被爸爸一樣。」

我感覺母親的淚流在我臉上。

(3)

沿着小河的小徑，穿過一片橡樹林，到達小山坡上圍着矮矮的竹籬笆的小木屋。屋前有一列整齊的菜圃，長滿了鮮綠綠的菜心，有一些，在頭端已經頂着一團團細黃的菜花。竹籬笆外的山坡上長滿了高高的茅草。茅花像一大片白色的波浪，在風中搖滾。

從這一個小山坡上可以看見一大片的橡樹林——在如今這個落葉時節，一片片紅艷艷的葉子，燃燒着整個山頭。

乾旱裏的雨是多麼清新可喜呵！清新的草葉間飄出悅人的香味。天空一片清藍。啊，不，西方的一片天空，已經開始泛起紅暈了。

淡紅色的陽光從木屋敞開的窗口流入，潑在女孩細細長長的黑髮上。那閃爍的光亮多麼耀目。

「阿依，你知道河有多長嗎？」

「我家屋後的河？」女孩問，眼睛閃耀着光亮。

「不。森林裏的河。」我說，「你知道，所有的河都是從中國開始。」

- 「誰說的？」
- 「我哥哥這樣說的。」
-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是不是？」
- 我點頭。
- 「他騙你的。」
- 「我希望這是真的。」
- 「爲甚麼？」
- 「我只希望。但這不是真的，我知道。」
- 「阿瑩，你見過霹靂河嗎？」
- 「你見過？」
- 「沒有。我聽爸爸說過。」
- 「我見過。」
- 「真的？」
- 「和哥哥他們一齊的時候。」
- 「有多濶？看得到對面的樹嗎？」
- 「我希望從來沒有到過這條河。」
- 「爲甚麼？」
- 「二哥被河淹死了。」
- 「阿瑩。」
- 「阿依。」
- 「我們不再說起這條河好不好？」
- 「我要回家了。」
- 「阿媽叫我們吃飯了。」
- 「我回家去。」
- 「一定要吃了才回去。」

她牽着我的手。

夕陽金黃色的光亮和橡樹林枯黃的枝椏溶在一幅柔和寧靜的圖畫中。地上鋪了一層厚厚的橡葉，紅色的，黃色的，掩蔽了腳下的小徑。

紅橡葉擦在腳底下的聲音是多麼寂寞。

葉子下的青草兒已開始冒出頭兒來。剛才那陣清新的雨！
甚麼是生命？

也許也就像這光禿的枝椏一樣，在一個季節裏把枯黃的葉子抖落，在另一個季節裏，又讓青綠的嫩芽冒出頭來了。

那嫩芽兒像阿依細嫩的臉。

(4)

「你爲甚麼要反抗老師？」

「他不是老師。」

「阿瑩，我不明白你爲甚麼這麼說。」

「我討厭他。」

「爲甚麼。」

「他賭博。」

「你看到？」

「我還時常看到他到亞常叔那裏喝酒。」

「阿瑩，他會告訴你爸爸。」

我粗暴地說：「不要說起我爸爸！」

「阿瑩。」

「對不起，阿依。」

「阿瑩。」

「嗯？」

「看看你的手。」

我伸出手掌。手掌上有兩條鮮紅的血痕。她捉着我的手：「痛嗎？」
我搖頭。

「你騙我。」

我默默地走着。我們走過小鎮的邊緣。

「到我家去，好不好？」

「我們幫你好好澆水，拔菜。」

「阿瑩，你喜歡嗎？」

「甚麼？」

「遠遠那座山。」

「你知道那座山爲甚麼要挺得那麼高？」

「你說呢？」

「也許他孤獨。也許他怕別人看不起他。所以他要挺得這麼高。」

「你孤獨嗎？」

「我不知道自己要麼甚麼。」

「讀書嘛。」

「然後呢？」

「我也不知道。不要說這些，煩死人嘛。」

「阿依，你知道你將來要做甚麼嗎？」

「你呢？」

「不知道。」

「阿瑩，我們還小，爲甚麼要想這些呢？」

「我感覺到自己已經長大了。」

「你才十二歲。」

「我要離開這裏。」

「離開這裏？」

「我一直想要離開這裏。」

「到那裏去呢？」

「不知道。」

「你爲甚麼要離開呢？」

「你會傷心嗎？」

走入了那一片橡樹林，這是一片青綠的季節。小徑兩旁已長滿了青青的草了，還有白色的野花伴着它們。

「阿依。」

「甚麼？」

「爲甚麼一定要離去呢？」

「你傷心？」

我們走出了橡樹林。那間小屋孤獨地立着。滿山坡的綠葉子，在無風的黃昏裏低垂着頭。

「阿依，我們不要回去。」

「去那裏？」

「小河邊。」

我們看着流水。夕陽漸漸在河水中流去。我抓着阿依的手。

「你不快樂？」她說。

「我不知道。」

「爲甚麼？」

「我覺得要做些甚麼。」

「甚麼？」

「不知道。」

「阿瑩。」

「嗯？」

「不要想這些。」

「阿依。」

「甚麼？」

「你發夢嗎？」

「唔。我常夢見你說的森林。裏邊有美麗的河。有盛開的花朵。」

「你知道我也夢見那森林。」

「怎樣？」

「那森林裏到處是兇猛的野獸！」

「不要說了。阿依，我們回去吧。」

樹林寂靜的迎接夜的降臨。山坡上那一片草浪，在薄夜帶來的風中低泣。

「阿瑩。」

「甚麼？」

「如果你走了我會很傷心。」

夜輕輕地落下。

(5)

阿依。

我會經告訴你的那個老人，他死了。一群人把他的屍體從小屋中抬出來。老人臉上沒有痛苦，我看得出。老人的臉上一片平和。他的雙眼緊緊的閉着。嘴角間彷彿泛起一絲微笑。說起來真是奇怪，在他的身旁我竟沒有一絲害怕，他仍然那麼親切。他就像是合上了眼睡了個午覺那樣。但他死了。

你知道嗎？我一直在想着老人的死。

每一回當我走過那空洞的小屋——他們已把老人遺下的東西搬走了，（原來他還有個兒子呢）那大多數是書籍，他們說。我忽然會感到一陣從未有過的悲傷。

在他臨死的一刻，他想了些甚麼呢？是今天未完成的事，還是明天要去做的事？

每想到這些，我感到異常的寂寞。我感到害怕，以至我握筆為你寫信的當兒，心中仍不停地流着淚。

我害怕死亡嗎？

老人與我說過的話在夜裏不斷地響起，彷彿那一連串的聲音根本就沒有從空氣中消失，只是一時飄遠了，另一時又被風帶回到耳際。

黃昏悄悄地降臨了。也許我只好在這裏停下來。我要到海邊去。我不願錯過這麼美好的時光。雖然在那裏，我定然又會想起老人。

你的阿瑩。

阿瑩。

山坡下那一片橡林又燃燒了紅葉了。今年你走時，它們還是一片濃郁的綠。你記得四年前那個紅葉的黃昏嗎？那景象一直在我腦中浮現。而且每當我坐在屋前眺望那一片林那一片連綿的山，我就彷彿聽到你的步聲從林中走過，踩着枯葉，哼着歌，一步一步的走近我。走。而夜的嘆息又把這一切淹沒了，粉碎了。

今天母親還問呢：「阿瑩回來了麼？」她還讚你呢：「阿瑩真是個好孩子。他的成績還好吧？」

我說：「阿瑩每一年的成績都是最好的呢！」

我讀了你的詩。你說那是你的第一首詩。你在老人死去那個晚上寫的。阿瑩，多美！我會把它背起來。因為那是你的第一首詩。我會把它貼在床頭。在每個晚上睡前讀它一遍。

我收到了你寄來的「徐志摩全集」。你說那是老人留給你唯一的紀念品。我會把它珍惜。你的阿依。

阿依。

我仍然每個黃昏獨自在那段長堤上散步。每當經過與老人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我總不自覺地停下腳步，在老人當時坐過的地方坐下。

我還記得，老人說：「你寂寞？」

我坐在他的身邊，說：「我愛廣闊的海。」

他問，「你讀書？」

我點頭。

「你愛這藍藍的海？」

「她像我的母親，溫柔，卻充滿了哀傷。」

老人望着海，喃喃自語：「這海是我奔流的血液。」

「你曾經到過海的那端？」

老人默不作聲。

「你曾經是個海員？」

老人眼中流露出無限溫暖的光芒。

「你愛海嗎？」

他搖搖頭：「我憎恨她。」

「但你忘不了，你永遠懷念着。」

夕陽緩緩地沉落在大海中。那金黃的光，在海面上鋪了一道金黃之路。是否只須踏這踏

到彼端，就能到達一個完美乾淨的世界？

我說：「你知道路那端是個甚麼世界？」

老人默默地望着海面。

「那一頭一定是個美麗的世界。」

「孩子，不要走過去，那裏有的只是幻滅。」

我每個黃昏和老人一齊散步。

我現如才真正了解到：海洋溶化了老人的生命。

老人說着海上的故事。在浩瀚的海上，生命是多麼的渺小啊！我感到無限悲哀。

老人說：當我醒來時，卻發現自己虛脫的躺在沙灘上。我懷疑自己已經死了。四周是沉壓壓的黑暗，多麼空洞。我沒有死，但我多願意我那一刻已經死去……

我到過老人的小屋，屋裏竟乾淨得叫我驚異。他畢竟只是個孤獨的老人呀！還有叫我更驚異的，是他屋裏竟有許多書。

如今我再從小屋經過的時候，小屋竟是一片空洞的悲哀。我想再走進去看一看，但我感到害怕。老人會不會還睡在他往日的床上？我明天要離開了，離開一片藍藍的海。我要再看這小屋一眼。我想起老人對我說過的話：「我還是希望你多能好好的生活。」

我忽然感觸到這句話的意思。

如今我在讀着海明威的小說。也許我還在懷念着這個老人。

阿依，正如你所說的：我要當一個作家。因為那是我的生活。如海明威一樣。不，也許和那老人一樣。他也一樣喜歡海明威？

你的阿瑩。

橋與日落

● 陳強華

橋

左方的路牌指向原始林及瀑布
蔚藍的視野，清晨的陽光
族人向太陽神作禱告
對着花崗岩伏地膜拜
他們花整個漫長的冬天在耕鋤雪地
種植花苗
等至春天花朵爭放的聲音
驚起一群的白鷺鷥
紛紛親近河的肌膚
肌膚的細孔分泌出清冷的汗水
白鷺鷥一株株的，蘆葦一叢叢的
影子總是幌盪不定
在一陣陣微風起後

左方黎明的曙光

觸及坦潤公路的胸膛

觸及一細細堆放在地上褐色的鐵柱

有人站在舊輪胎和爛車殼間跳土風舞

有人蹲在樓房或天線參差的天台呼吸

有人在傳閱關於水稻不孕的話題

有人在仰望天空

三隻黑鸞鷲，一種是雲

棲止在工廠的煙囪

此間的魚浮於油污的水質里翻起白肚

兩粒突出的眼珠睜看夕陽

夕陽照在戴笠的農夫

農夫哭泣着橋

而所謂的橋啊，連接兩端的缺口

從此一輛輛曳引機軋軋駛過

從此左方至右方

拖走的是一座森林一個村落……………

甚至是一群赤裸的族人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稿於台木橋

日落

曾把尼羅河的上游染成殷紅

曾把黃河的水照成鵝黃

春天的日落被擱置在天線的枝極上

最後透射進大廈裏

我揭發自己只是龐大箱子裏的一丁點

衝擊不出回聲來

我看見自己如插在圓圓地球上的一株稻秧

微風吹過，就搖動整個生命

當然夏天當然秋天當然冬天

當然昨天也有此種正常現象

我逐漸被逼得試圖走出自己的肉體

慢慢升起，像汽球飛向天空的懷抱

然後爆裂自己

當然每回都在人壽保險推銷員的

口沫橫飛前沉思此種重大問題

當然每回人壽保險推銷員展露的笑容

如被釘在十字架上耶穌的苦難

增加我無窮的安全感

一九八一年三月廿四日稿

沙之城市

■ 陳強華

比方說你毫不知道

告示牌，交通燈，斑馬線
擁擠的車輛，車輛上的人
街邊的燈柱，燈柱上的海報
海報上的七彩與文字
各自都交談着自己的語言
携帶着自己的笑容
擁抱着自己的天空

街上蠕蠕前行的人
有些已經沉沒了

或者露出半截身體

還繼續嘩笑嘔吐甚至懷孕

他們蒼白着臉讀鈔票的畫紋

且盡量讓畫紋反印到自己的臉額上
不時議論一些似是而非的話題——

比方說十字架釘着赤裸的身體

比方說石油股票的升降心情

比方說割耳的潮汐沖擊廣場的黃昏

比方說一隻螃蟹被海水淹死的事件

很多女人塗粉漆的臉蛋

和霓虹燈排列成的嘩亂

很多男人貪婪得似乎在吮吸甚麼

比方說你毫不知道

一架飛機，一隻白蜻蜓

穿過發炎的雲

而後白鴿被烤焦成炭，他們不說甚麼

太陽微弱的光熱

散播到公園裏冬眠的蝴蝶，他們不說甚麼

公園小河的浮魚屍，上游的工廠林立

整個春天的朝氣，他們不說甚麼

比方說你毫不知道

城市的空氣一粒一粒的流
你伸出的手握著

比方說是滿手的沙，塵埋的司馬遷與孔子
如果需要一點長遠的

比方說豐茂獨特的文化，延續的傳統

比方說有一把熟悉的鄉土，母親的乳香

比方說不是一撮可放在衣袋裏
不時拿出來炫耀的

不是可移動的，移動得多

它會無聲無息地減少

比方說至今已明瞭一切

再說下去也是多餘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廿日稿於馬來西亞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一日再修於台北

附記：「沙之城市」曾發長在蕉風230期，經再三修改，此為定稿。
。「沙之城市」乃是香港詩人也斯的一篇散文。我讀後記下自己的感觸。

第四屆



徵文 時報文學獎

第四屆時報文學獎，自四月廿三日起盛大展開，收件日期八月五日截止。

這項活動共包括「小說創作獎」、「報導文學獎」、「敘事詩獎」、「散文獎」四大類別，每類分「甄選獎」與「推薦獎」兩組，共為八組，獎金共計新台幣一百五十二萬元整。

第四屆時報文學獎詳細徵文辦法如下：

題旨

時報文學獎的一貫宗旨，在傳承優良文化，發掘文壇新秀，並為當前現實留下活潑有力的見證，舉凡肯定人性尊嚴、反映社會現代化面貌之小說創作、報導文學、敘事詩、散文作品，皆可參加甄選。

文散 ● 詩事敘 ● 學文導報 ● 作創說小

名額及獎金分配

甄選獎：

小說創作獎、報導文學獎二項，各設首獎一名，每名獎金新台幣（以下同）十二萬元及「創造者」金像獎一座。敘事詩獎、散文獎二項，各設首獎一名，每名獎金八萬元及「創造者」金像獎一座。

推薦獎：

小說創作獎，報導文學獎二項，各取一名，每名獎金十二萬元及「創造者」金像獎一座。敘事詩、散文獎二項，各取一名，每名獎金新台幣八萬元及「創造者」金像獎一座。

甄選優等獎：

小說創作獎、報導文學獎二項，優等獎各三名，每名獎金八萬元及紀念獎牌一座。敘事詩獎、散文獎二項，優等獎各三名，每名獎金四萬元及紀念獎牌一座。

佳作：

甄選獎各項，酌取佳作若干名，除致贈紀念獎牌一座外，稿酬以一字一元計（敘事詩另計）。

- 除中國時報本社同仁外，凡海內外中國人均可參加。
- 得獎作品除首獎及優等獎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或相關刊物發表外，全部作品並將收輯成時報文學獎專書，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不另支稿費或版稅）。

作品字數：

小說創作以八千字至一萬五千字為準；報導文學以八千字至兩萬字為準；敘事詩以二百行至四百行左右為準；散文以四千字至六千字左右為準。

截稿日期：

即日起至本年八月五日止（郵戳為憑）。頒獎日期另訂。

注意事項：

(1) 應徵甄選獎之作品，必須未在任何報章雜誌發表或出版者。

(2) 應徵推薦獎之作品不受上項限制，但作品須在兩年之內發表者，始得應徵。除國內外各中文文藝團體、時報文學獎決審委員、「人間」主編之推薦外，同時接受作者自行推薦。（本刊備有推薦表格，歡迎來函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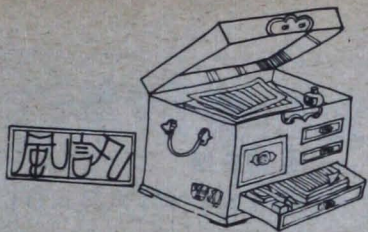
(3) 作品須以中文寫作，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稿末具名須用真實姓名、地址、連絡電話，並附近照及簡歷。（發表時用本名或筆名，仍由作者自行決定。）

(4) 來稿請在信封上註明應徵時報文學獎「小說創作獎」、「報導文學獎」、「敘事詩獎」、「散文獎」等字樣。請一律以掛號寄「台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中國時報人間版」收。未錄取作品由本報負責掛號奉還（不必附回郵）。

評審辦法：

稿件寄到後，立刻編號、密封，並分初審、複審、決審三個程序辦理。初、複審由「人間」編輯部邀約國內知名作家及評論家評選。決審稿件一律打字油印後由本屆決審委員議決。

風聲



□ 在我們的文學之中，現代詩是比較引起爭論，（無論在其創作風格或文字結構、價值等方面）的一班。究竟我們的現代詩對整個馬華文壇的作用與貢獻是否是肯定的，還有待時間去下個判斷。我們的現代詩是否對社會環境產生推波助瀾的趨勢、是否被廣大人民的接受？這一點，相信是詩作者應該好好反省的一個問題。詩人的責任是把當代人的感受、命運和生活的微變與擾慮、孤絕、希望、夢幻、恐懼及懷疑表達出來。然而遺憾的是，許多詩作者往往把自己局限在「自艾自憐」的圈子時，而沒有另闢蹊徑，探討關係到整個社會民生的題裁。

□ 梅淑貞續上期的「枕中記」之後，更上一層樓，寫了「父喪」。

□ 白船的小說寫來如詩如畫，獨具一格。

□ 鄭百年曾替蕉風寫過一個專欄「文史叢談」。從本期開始刊出，他的新欄「百年專欄」。

□ 一些作者惠稿時，沒附上姓名地址，以致特登出後，我們無法奉寄稿酬。造成不必要的拖誤和「小誤會」。敬希各位作者留意。

蕉風文叢 * 歡迎郵購

析新詩陶

郝毅民論述集

歷來評說陶潛詩作的文字雖繁，但郝毅民這本書卻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論析。作者專業精神分析，熟讀佛洛伊德學說，現以之論析陶詩，像兩塊東方與西方的美玉並置，而發出一道絢麗的新光彩。作者在紐約這樣的一個現代都會，選擇了田園詩人陶淵明來引發他的思維泉源，寫下了書中的九篇文字。喜愛陶詩的讀者讀罷當能進一步悟窺陶淵明永恆的心靈。（每冊連郵馬幣三元）

集放流

劉放雜文集

劉放是詩人，也是社會學博士，他的雜文兼有詩人的敏銳觀察與社會學者的科學研究心得，諷世勸世兩者皆備，有獨白也有傳統，有機智也有睿智，明志而致遠。『流放集』收入他多年來的發表在蕉風學報的專欄文字與雜文，寫作時間從「流放」海外到任教南大，可謂一個詩人直面社會的思路歷程。好讀雜文者讀畢此書當會不亦痛哉快哉。（每冊連郵馬幣二元五角）

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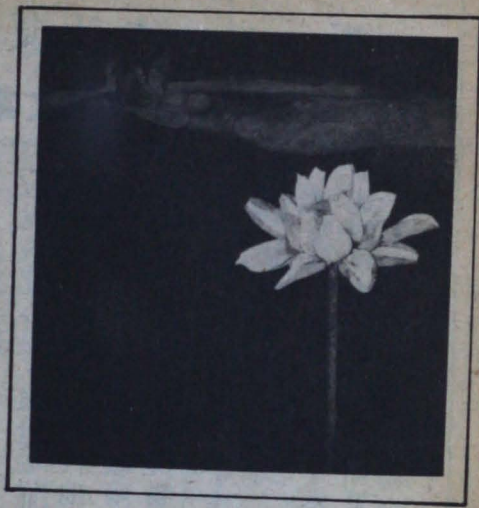
小黑小說集

誰說我們沒有小說？誰說我們沒有用心寫小說的人？小黑默默地寫了十多年的短篇小說，已樹立了他個人獨特的面貌與風格，更重要的是，他寫的是道道地地的現代馬華文學。『黑』是他的第一本短篇結集。你可以看到他如何突破傳統與現代的重圍脫穎而出。（每冊連郵馬幣二元五角）

現在就訂閱

蕉風 月刊

蕉風月刊出版至今已廿餘年，很少有一份像蕉風這樣能在文化沙漠生存那麼久而不「執笠」的純文學刊物。（但我們無須引悠久歷史為榮，因為「老招牌」如果沒有「新朝氣」，則只能呈現暮氣）我們支持了那麼久，還有意志與勇氣繼續「活」下去，現在希望作者讀者也能表現愛護蕉風的情神，寄最好的作品給蕉風之外，也能訂閱蕉風，自己訂閱，訂贈親友，同時介紹別人訂閱。



蕉風月刊長期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冊馬幣一元正，長期訂閱半年（六期）六元，全年（十二期）十二元正
- 馬、星、汶長期訂戶郵費一律免付，其他國外訂戶郵費另計。
- 為避免遺失，請將訂費換成 Postal Order 或 Money Order 或支票。
- 請將訂費連同下列表格寄至：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茲寄上馬幣 _____ 元（誌票銀行滙票／郵政滙票號碼 _____）

以訂閱 _____ 年／期蕉風月刊。由 _____ 期至 _____ 期。

本人姓名（中英文） _____

地址（英文） _____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BULANAN CHAO FOON

\$1.00 senaskah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Percetakan Pustaka Jaya
8, Jalan 213, Petaling Jaya.

Aj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s, No.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373733, 3380696-7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 481806

Ipoh Book C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78660
